青莊館全書 二十二
耳目口心書 一二三
絅菴藏
共二十五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十八

耳目口心書一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十八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十八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耳目口心書一

往在庚辰辛巳冬余小茅茨太冷噓氣蟠成冰花衾領簌簌有聲以余懶性夜半起倉卒以漢書一帙鱗次加於衾上少抵寒威非此幾爲后山之鬼矣昨夜屋西北隅毒風射入撼燈甚急思移時抽魯論一卷立障之自詑其經濟手段古人以蘆花爲衾

是好奇又有以金銀鏤禽獸瑞應爲屛者汰侈不足慕也何如我漢書衾魯論屛造次必於經史者辛亦勝於王章之卧牛衣杜甫之設馬韉也乙酉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記

穉弟鼎大方九歲性植甚鈍忽曰耳中鳴錚錚余問其聲似何物曰其聲也團然如星若可覩而拾也余笑曰以形比聲此小兒不言中根天慧識古有一小兒見星曰彼月屑也此等語姸鮮超脫塵氣非酸腐所敢道

無論經史子集首卷色必垢暗甚至敗剥不堪讀雖

年久者自次卷以下至于末卷其新如拭余每嘆
世儒無耐久心凡書嘗試讀首卷若可牢確者而
匪久懶厭仍抛之自第二以下則未嘗轉眼觸手
故首尾之新舊判爲異物不汚鼠溺則必資蠹飽
書籍之困厄極矣且近見誰家稗海一帙皆赫赫
若手未嘗觸者而獨宣室志酉陽雜俎異聞総録
等書皆油暈垢蝕若拔自烟窰中此數書盡說鬼
譚夢記災錄異故人必力焉坐於無識見而徑好
奇故也雖曰細薄余嘗慨恨
噫天下事有不可不爲之者有不得已者有不敢爲

一者有可爲而不爲者有無可奈何者中人以下莫
不相戰於腦中迷不知其攸歸躁者急着而不中
緩者遲行而失時皆未循理而審勢安意而降氣
終成敗局長唱短噫而已矣
余静觀隣叟擣米爲屑而歎曰鐵杵天下之至剛者
也濡米天下之至柔者也以至剛撞至柔不須臾
而爲纖塵必然之勢也然鐵杵老則莫不耗而挫
矮是知快勝者必有暗損剛強之大肆其不可恃
乎
奇秀之氣寂然則無論萬品皆墜俗臼山無是氣則

與似如

敗尾也水無是氣則腐溲也學士無是氣則束蒭也方外無是氣則圊泥也武夫無是氣則飯袋也文人無是氣則垢虆也至於虫魚花卉書画器什無不皆然靈淑精英天鍾地毓得此者貴豈與滓穢朽臭駢肩接踵哉是故有炯然雙眸一俯一仰又四顧之先察是氣之銷旺森羅萬象不可遁情然象外縹緲意中縕絪心了了而口不能言也

終古知行并施者極難何也斂邁者根植不深堅確者頹鋒不利俱歸病窩然堅確者之固果勝於斂邁者之空落石公有言曰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

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聡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筆枯筍死兎也墨陳膠剩煤也紙敗麻爛穀也硯老尾頑鐵也何與人精神意想奇變幻化事也今以筆紙墨硯謂似血肉之心色屈伸之腕指眈眈之眼孔則人必不信矣且謂筆肖墨墨肖紙紙肖硯心肖眼眼肖腕腕肖指也則雖明目張膽仰思俯察不其近矣然吾心一寓境觸象若有所為則忽眼為之轉腕為之運指隨以操硯須墨墨須筆筆

下紙似低

須紙紙横欹仄左右馳驟頃刻飛騰出入變化氣得意滿無所不可心忘眼眼忘腕腕忘指指忘墨墨忘硯硯忘筆筆忘紙當此之時呼腕指為心眼可也呼筆紙墨硯為心眼腕指可也呼墨硯為筆紙可也及其寂然心収湛然眼定腕指拱于袖拭墨洗硯閣筆軸紙則俄然之間筆紙墨硯心眼腕指不相為謀又忘前之周旋矣是知因材收用則寡婦之菌孝子之衿可策勲於奇疾也氣既合而又相得則楚之膽越之肝可同照而并投也

古云張乖厓守蜀見老卒抱孩孩戲捽其頰乖厓怒

以為雖孩漸不可長遂殺之趙立出軍以期不至斬其叔何二人之忍也若𢧐㡸之為也則天下之孩皆可不釋也簡簡岐嶷儼如成人豈曰孩云乎哉邈然無覺乍啼旋笑之情獨不可原乎何不戒老卒使禁之也趙立只知有軍令嚴不顧人倫之重奚其為人道完也假使敵留其叔如項羽俎置太公事則是父叔旣異可進攻也雖叔因我而死人不為罪也立則不然偃然高踞于幕俯視其叔之面縛泥首嗀其罪而揭頭于牙旗之上不可以人理責也𢧐㡸名臣趙立忠臣猶有此大失所謂

人固未知者也况下於此乎

郭巨孝於親以其子嘗奪母食欲生埋其子而得金迺止余駁之曰此偏枯之孝而非純孝也假使巨母為人悍毒命埋其孫此人倫之大變也巨當委曲陳達以解其心期致於無過之地可也使巨母而有常人之情見巨之如此則必哭泣警戒疾歔而救之矣巨若恐傷母心托以死而埋之母必悲思不堪亦奈何哉皃若奪母之食則别具一食誘說多般期于不奪可也若謂巨不孝不可然決非藹然純孝而剛狠忍人也後人何學焉得金偶然

也

或曰今若有李雲樓左擁王元美右携張肖甫駈謝茂秦徐子與輩來問於子曰文當擬左傳國策史記漢書而韓柳以下不論詩當擬建安黃初開元天寶而元白以下不論或敢脫此法律而出宅語皆非吾所謂文章也子當何荅曰我當曰拘也若以子之才則可且擇天下之士如子之才而善於摹擬者駈之以此律亦可然世或有奇逸俊邁幽倫詭特之倫那能屈首聽君之爲而自甘古人脚下活乎假令聽之雖三昧于摹擬之法反大不如

渠自有渠之文章也如彼者雖無優孟逼摸孫叔
敖手段然猶天多而人少也如子則人多而天少
也文章一造化也造化豈可拘縛而齊之於摹擬
乎夫人人俱有一具文章蟠鬱胷中如其面不相
肖如責其同也則板刻之畫擧子之券也何奇之
有亦余豈曰盡棄古人之法也非子之所以縛於
法而不能自恣也法自具於不法之中豈曰棄也
子雖傲視海內自大其壯語雄談而吾恐其流不
勝腐陳而逎劉眞氣耳然天地間無所不有子之
善擬古人亦不可無也吾幸讀子集而詑以爲奇

觀或曰又若有袁柳浪左擁徐文長右擕江進之
駈曾退如陶周望輩來問於子曰文章安有定法
哉理何必先民所恒訓語何必前賢所恒道當快
脫粘縛直跂步武門戶則特立而洞天則別開也
或掇拾古人字句豈曰文章名世哉子當何荅曰
我當曰拘也若以子之才則可且擇天下之士如
子之才而善於超脫者傳之以此方亦可然天下
之才非超脫而止也有典雅者有平易者豈皆責
之以別創新奇或恐反喪其本然而日趨于高曠
超絶之域不亦敗道乎振作多士之文章豈一律

而已哉無乃局乎仍才奇正自有可觀抑揚與奪
正規暗諷順導反說其變化也無涯但不使之太
剥削其渠之本然與天眞去其滲滓腐穢而已矣
且古人軌轍不可拘束亦不可專然抛棄也自有
妙解透悟法在人人各自善得之如何耳子紛紛
怒罵以天下人之不一齊從吾命爲大憂也則吾
懼其末流仍文害道誣言妄談猖狂自恣至陷於
不可赦之罪不亦悲乎然天地間無所不有子之
善創新語亦不可無也吾幸讀子集而說以爲奇
觀或曰子奚取焉曰集二子而各棄其酷焉可也

然方遜志王陽明唐荊川歸震川輩亦文章別派
也豈肯受節制於此二子哉蓋于鱗輩雄健中郎
輩退步矣中郎輩超悟于鱗輩退步矣各自背馳
俱有病敗然絕世異才振古俊物新羅高麗國終
恐無之矣噫

人各於才之局処焉專心若以一部史記言之同一
讀也務經論者所見無非成敗治亂之跡其它不
知也力文章者所見無非篇章字句之法其它不
知也業科擧者所見無非尋摘奇偶涉獵奇巧尤
不知其它也是下之下也一切子集稗家亦皆如

此雖有一條之通而非大方也鴻儒則眼目甚長
并行齊進不必窘束磊磊落落如破竹建瓴耳
古文之名目盛行其隋唐以来乎夫名世雋傑各有
志氣精神言語事功發露筆端酬應不已者無非
文也雖有工拙之辨安有古今之分科舉之學既
出後專尚浮虛拘於功令以不入主司之眼爲可
懼而始號爲時文其宅序記論說等文字稍加典
則者號爲古文視之爲至難底物於是分爲二道
文章之真十亡八九矣
方二更三更對門隣舍喧笑之聲遠遠時聞而急風

吹雪扂從窓隙直卦燈影翻翻然墜于硯也余時
感舊之心正悲切只將指尖隨意而画爐灰方正
者或肖于篆籒繆結者或近于行艸余脉脉終不
知其爲何字也忽冐棱如石自顧頻影頹然委頓
時復肅然整襟危坐而致敬少焉凝然仰視屋樑
於是古人之瓌行危節歷歷從思想來慨然曰名
節可立雖振撼風霜閱歷濤波九于死而罔悔也
且人間米鹽零碎諸掛罥之物庶超脫而湔盡摧
弟也則無知而傴于余睡聲佁儓甚自得也快哉
余迺幡然而悟乎歟不乎孰愈始低眉拱手讀論

語三四章其聲也初咽澁而終和平胷中澎湃有嗚嗚漸微欝嵂之氣始接下神思清明洒落仲尼何人也雍穆和悅之詞氣使余麤心剥落銷磨迺抵于平非夫子我幾發狂走思前之爲則遥如夢也乙酉十二月初七日書

乙酉十二月初九日李正夫來談吐抵夕正夫曰黃宗羲明末清初人也極博□明人之集無一遺漏凡一千三百種於是選緝□明文海□明文案二書尚未刊行而二書中又精選爲□明文授讀以教其子百家云余問曰其人所尚大抵何如耶

正夫答曰廣備百體耳余曰誰文多收耶曰雖王
李大家收入不多多收者方正學王陽明歸震川
輩文余曰是子主意在此正夫曰王陽明　明之
第一人物也其學問雖可疑而事業甚偉耳以大
學新民爲親民作親民堂記辨之明詳然竊疑大
學引詩書明字新字止字以照應首章三綱領甚
分明若陽明之言則日日新其命維新之新字豈
不泛然乎陽明亦不擧論此段可訝余曰陽明弟
子聞其訓戒則往往感泣何也曰誠意篤實故使
人感動人或以此等處譏其似佛此不知陽明之

甚也雖佛氏若誠意動人是可愛何罪之有而亦
何妨於學問哉余曰近者稍稍見元人口明人所
著述好出奇談駁朱子解經者多無乃此輩之惑
耶然其引經抑義頗有可信如何也曰以朱子之
精神氣魄一生註經已無餘蘊而猶有後議然則
經書尚未抵定耶紛紛之論亦有可采者如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本註大意以名之不聞為疾而
陽明則以稱為相稱之稱蓋君子惡名不副實也
沒世死也若死則無更可為之道故疾沒世而名
實不相稱也且解四十無聞之聞不謂名聞之聞

而爲聞道之聞此等處亦叵并與本註而無妨也
凡解經著史誤著甚易如史則往往尤有不如無
書之嘆如明史記我朝　宣仁二祖處多誣誕昭
布天下人皆信之豈非無謂之甚乎余曰經史不
可不仔細檢覈北齊高緯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
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誤以暍死爲賜死綱目直
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尹起莘發明
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挺與刃
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其實通鑑誤之于前綱目承
之于後此周密論也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

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傷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傷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固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反改而從之尤有弱未可此胡一桂論也正夫曰傳春秋者非左丘明而别一戰國時無名之左氏也明矣山海經後世緝天問註疏爲之非伯益書者明矣或云志林非東坡書耳余曰程大昌以禮袒免本是袒裼而免冠别無免義又引曲禮勞無袒冠無免其義只如此而鄭康成輩創爲布條圍首之說後世儒者固而不改大盖以此意作袒免辨甚

詳明余意亦深以爲然往者問諸張雲章雲章曰
假使非古禮而先儒連以鄭說行之已久若免冠
則豈不駭俗乎父母喪被髮本西原蠻子之俗也
自唐始行其來已久今若不被髮豈不大駭俗乎
袒免亦猶此也正夫曰布條圍首之禮甚苟簡余
亦疑此久矣然雲章言似不妨余曰免冠有何不
可哉正夫曰雲章又南遊矣退之云憂衣食亂心
雲章奈窮何東國無義氣者忍使雲章窮餓不盡
成其學哉然窮餓中自有工夫雲章其應知之矣
余曰如斯人輩例必貧寒何也近者聞龍山徐雅

士培修家貧而孝于親年少而志于學親操井臼而餘力留心古文詞又勤舉子業有薄田數畝仍毋病賣而買蔘云余甚惻〻矣昔有二三友生戲以錢財言志問於余曰子若得十萬貫當何以鋪置答曰何難之有太半買沃田其餘依范文正義庄以給内外族黨之貧餓者又其餘無論親舊與一切宅人有婚喪飢寒疾病患難者散而施之又其餘藏書數萬卷以借賢儁之好學者其買田太半者以其生財不渴之謂也正夫乎余言何如哉正夫曰美哉所言井〻有次第此等事入於揚墨

甚易此則不然也是日纔纔論討甚廣余隨意書

十之三四云

嬰兒之啼笑市人之買賣亦足以觀感驕犬之相鬪

黠猫之自弄靜觀則至理存焉春蠶之蝕葉秋蝶

之採花天機流動萬蟻之陣不籍旗鼓而節制自

整千蜂之房不憑棟樑而間架自均斯皆至細至

微者而各有至妙至化之無邊焉夫天地之高廣

古今之來往觀不亦壯且奇乎哉

世人但知雪之六出而不知霜亦六出余清朝細看

霜有六稜如龜紋而甚均正但不如雪之細雕頗

費天巧耳始知雪霜皆水氣所化遇寒而凝必有稜銳者金木之象也水居中氣結成堅質則上承母金之銳下傳子木之稜分而言之則雪受氣稍輕而軟近木也霜受氣稍重而勁近金也又水之初凝氷能成花竹枝葉之狀其端必尖利雹亦有稜皆霜雪之類也六出者水數也水精及陰精石亦六稜也

乙酉十二月十三日張丈學聖来訪余問郭巨埋子事義理何如曰不可謂不孝而是巨之無識知也是以朱子編小學不收焉又曰近者漸覺古人之

難也酌量其處事則非平人所易辨者甚多如王子敬家盜入子敬徐曰青氈吾家舊物不可持去此雖小事不亦難乎且覺人容受人言是進處也以舜之大聖好察邇言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嘗愛李左車亡國之大夫也以韓信之智勇能虛心師事之亦難矣余前有堅守己見之病今則洒然務受人言耳余曰此雖甚好然不可不明腦中之涇渭從其善處而已張丈曰極是極是余問邵康節稱張留侯狄梁公以能成天下不失其正栗谷則深譏梁公之事女主烏在其不失其正乎張丈

曰天地間無窮者義理以康節之知識有此論未
可知也退溪論許衡爲世道出仕栗谷則曰雖非
失節亦是失身尤菴則稱之以老首而謂可黜從
享以三大賢義理各異豈可容易言乎然栗谷言
儘好矣余問曰昔韓魏公帳中刺客入請得諫議
首魏公延頸欲受刃盜若下手則將奈何張丈曰
半夜無人刺客忽来到此地頭其受害間不容髮
故魏公非但觀其意而延頸然亦卓乎不及處乎
余曰桊𦲸章甚無味何也張丈曰儘無味然靜想
其家室和平父〻子〻夫〻婦〻其婦人自然無

事出來芣苡或掇或捋或貯于衣或扱其袺其氣象不亦好乎大抵經書無味中有味余昔讀經書語皆難澁冷淡太無味如嚼蠟也今則不然開卷欣然細嚼之其味無窮矣余曰其謂手舞足蹈乎曰余何敢至此境乎但始覺無味中有味而已矣

乙酉十二月十七日心溪宗姪光錫來宿心溪曰我慈親體中每有不安節予心常焦熱於文字上工夫未由也且無一卷書籍但恐一生如此栖栖終爲無聞無識之人而歸矣余曰君言誠是矣余幼時膽氣稍壯自期言行功業是自家手中物那能

不到古人地位也近日以来漸覺多事歲月太半
傳俄日出而已朝飱俄朝飱而已夕飱俄夕飱而
已昏睡俄昏睡而已日出且具閒毛細之事不勝
言矣正如衣敗絮行荊棘中左罥右掛無非煩惱
佛氏初心不耐諸般煩惱脫此敗絮歟然此學已
滅倫矣始知無憂無思父母康寧兄弟和樂衣食
足以安過一生家多蔵書而只優遊度日昏惰放
逸不爲學問者必是愚夫也至如余者清羸神氣
茶然時多不能如意勤勵見壯健無病甚羨耳心
溪曰余日前從楊州来牵馬僕卽淮陽人也問曰

汝見金剛山乎曰雖見之愚氓安知景趣然始登

斷髮嶺則忽然白峯矗出中心自誓以爲自今以

後雖一毫事豈可欺人哉愈往而一生慾念淨盡

旣遊而歸復登斷髮嶺則欺人之心與慾念復依

舊云矣余曰可知雖愚下之民其本心豈惡哉但

在觀感之如何耳心溪曰小學吕氏童蒙訓有巫

祝尼媼注媼牙婆也牙婆是何物余曰牙字牙字

之訛牙字與互同凡買賣居間者曰牙儈疑是女

人爲此事者也今世亦有此等婆耳心溪曰吾妻

之練制生葛爲經此陶菴禮也余曰先刮黑皮去

其中心則其質白而柔矣凡練而用葛云漸降殺耳今君直割生葛則其黒皮自如其中心不去若較諸麻經無乃反麤重耶恐不如用白而柔者之爲愈矣然晩生痴騃何敢妄議心溪曰余甞有一疑凡諸碁服甚重亞於斬衰者也且以義推之自斬衰至緦麻皆具首腰經衣裳以居可也今父母喪外皆有時服凡腰首經衣裳不過叅禮時服之此習雖不可改然碁服人時服中漆笠甚不可也代以白笠則好矣或謂白笠是禫服喪人之所戴用於碁服無乃不可乎余以爲不然禫服比諸碁

服則反輕殺有何逼也東國諸先生其議及此處否未可知也此義大抵如何余曰極好極好但習俗猝不可變何哉心溪曰三年喪朔望無叅降則俗節亦無也或有朔望則不行叅降而俗節則行叅降何也余曰平時則朔望俗節俱有叅降耳三年中何必分之而或叅降或不叅降也心溪燈下讀余諸筆記雜說曰自得處甚多決非俗人也余笑曰心溪知我勝我自知余以寫出眞情爲務無非腦臆間事耳夫文章沁入骨髓可好耳古人云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俗人語余每疑此語甚薄而

無忠厚意近日漸覺此語不得已也君之文章不
無疵処余愛其真情流出毎多之也心溪曰近日
玩月而吟曰峽天遥夜邃星月動精神余曰此豈
非眞情乎奇哉奇哉心溪曰佛氏天堂地獄之說
別無可疑司馬温公曰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
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
十王者耶此語甚堅確明白足爲斷案耳余曰如
来學問是慈悲耳故憫众生之多慾多惡或假設
此語以儆戒之耶世人儒者外皆尊佛如天地信
佛如父母元不知如来本無是事而假托鋪張其

禍福如真有是事自以謂如果豈欺我哉或怵畏者有之歟余見佛寺繪地獄諸般刑戮慘不欲見古有象刑画圖五刑之象昭示萬民使之儆戒亦此意歟心溪見鼎大讀曽先之史畧謂余曰此書甚未備惟東国人孤陋尊崇之此豈教小兒之書也何不教明人童子習耶余曰童子習太畧不得已從俗耳東人之孤陋可勝言哉不知資治通鑑方可爲通鑑而呼少微通鑑節要爲通鑑至大書其目曰通鑑則眞箇通鑑呼以何名耶或呼以少微節要則元不知爲何書也且以爲史書之詳畧

兼備者莫過於此可笑可笑近日教隣兒此書則
始知不成模樣之書耳是故中國已絶無史畧及
節要耳且近日刊文集者首叅元不受人序跋以
弁者甚或首葉旁邉不書其貫其著過了四五十
年後見此集者或不知其爲誰書是豈爲不朽計
開刊文集爲傳後心耶皆甘爲亾名氏耳如蓀谷
集流入中國中國人但知蓀谷而不知爲李達耳
其詩列之亾名氏此是孤陋之弊耳且如退溪栗
谷諸先生文集豈可局於一隅只有名於東方數
千里之内獨不使昭布天下而人〻知有此賢人

也此等集若齋送中國則必有好事者精刻鮮裝布之天下矣東人動必譏好事者夫好事者不無其弊而不可無者亦好事者也心溪曰東人孤陋中又無義氣中國人則平生著輯或未訖而死朋友及後生輩不憚勤苦極力續成以就其志且校閱精嚴刻諸梓木不吝貨財使人人讀而有之此東人十分不及處也好事者何傷也余曰近日往往夢中見奇書獲讀欣然覺廼悵惜何也心溪曰晝之所思夜必夢焉炯菴一生心靈在書故耳余則奇書之夢耿耿而夜夜夢境擾亂不定既覺未

嘗不可愕可恨可悔可愧耳
往有客咄咄曰出門都是辱開卷無非蓄余曰儘名
言耳然攝心于粒蹐厚地如恐陷則何辱之有雖
有橫來之辱非吾自取也讀書每以衆賤爲心浹
洽骨髓不爲皮膜以外物事則何著之有但日以
少有著焉則非讀書也亦不成人也爲工夫耳
面上一瘡一紋有無限機關當其媚說于人也瞳子
細瞬潛注流轉動盪逸態橫生送之以佳話則洒
如甘露煦如陽春其隱然精神無非一欺字也當
此之時雖貪如盜跖信如尾生無不茫然心醉此

通都大市猾賈黠儈之一生功力也穀如牛吼行如豕突毛孔骨節無非駁濁少無開明疎通之氣惜一絲一粒如惜性命冠衣未嘗一時正著對異色人則口呿不語面赬無聊其所坐即無識二字也如斯人也雖德欉之容物方朔之推移必蹙眉咄咄此田農之間埋頭不出之蠢夫也溺於一偏則不知有何好事復在此外也是以善讀書而不喪眞心者奇男耳彼商賈田農輩何乃自安庸賤而役役乎嗟嗟所乏者恥矣有恥何不可

余前見霜㞐如龜文近又見或如翡翠毛或下有一

微塟甚短細上必有如粟粒者相聚必六箇皆矗
矗直立大抵着尾者着木者甚微細着茅茨者頗
分明着曝露之敗絮壞布者歷〻可數其竒巧不
可勝言余每細玩冐中妙思如蠶抽絲耳霊雹之
類亦有數種露淞花霜之類也盖霊雹自空中已
成形而下故無論晝夜霜及露淞花氣纔着物始
成形而仍粘凝是只乘夜爲之故耳且霜只露天
處生了意者氣直下欤露淞花大異扵霜如簷間
奥窔処若有木枺茅葦或亂髮棼絲無不緣而生
花此盖霧氣之類窔塞天地横溢奔逐雖簷間氣

可通处則横入而生花耳此亦一奇玩

神氣灑然聰明倍勝有名馬嘶春良鷹掠秋底意思此時逸氣凌厲驪龍頷可探也焚然山可鋊也五岳真形可覩也隔墻針可察也渾天儀地動儀可鑄也潛巷疏可艸也十三經可疏也廿一史可誦也壽民丹可製也天下被可縫也及其風衝雨吼之宵神沉氣翳四體若無骨此時可卧而不可坐可嘿而不可言種種世味皆苦蔘黄連熊胆矣鵝鵝羽不可擧也瘦蚊一嘬則幾乎委頓矣但若有瀟洒名流不大其聲朗朗纖纖不急不緩讀清新

洒落之文或蔡羽洞庭記袁中郎西湖嵩山諸記如秋蟬曳緒則我其倚枕闔眼而耳視稍可意耳余禀鍾太弱神氣不好時太半最不嗜聲聒只拱手歛膝坐靜室則有無限意趣古人衛洗馬沈家令以瘦骨嗚然應不如吾之太清也是知先輩名世者氣魄健邁且饒無限聰明故做事大過人也古人有生八十者未嘗一日言病壯哉余病矣書其情

病者方其呻吟時平生諸慾沙汰只有平復之願存于中故不暇宅及耳又有一種病人錢米細事於

醫藥中能管領且榮利等事緣渠淹病坐失期會則虛熱上攻或失性命者有之豈不大哀乎彼原不病而且無慾不以死生爲計者是所謂至人也

余病已五六日舌苦而無厚味頭暈終日不暢暢夜則轉身無筭如無所指向者故余平生看書之心已減太半矣猶不忍也一日一番看然如過雲之歷于眼也乙酉十二月二十四日漫筆

余夜夢千軍鼓噪炮聲撩亂炬火赫赫而四面忽欠伸而覺則枕邊燈膏枯盡火焰兀兀明且暗又爆爆有聲噫此一小光景入我夢中鋪張大陣酣戰

不已造化之權極幻弄也夫夢想也因也此夢類因而非正因也然燈或置數步地則無此矣以其直近頭邊故神与遊之也

一年之事細筭則大蕉肥鹿劇奇變於夏雲一人之事暗記則荒槐纖螘太幻弄於秋濤而况百年之事圓而無鈌萬人之事齊而無差其可得乎余甲申除日有詩曰吉語任俗為笑顏逢人祝小子何好願慈母肺病釋肺病者咳喘也于今悲思而靜聽則吾母之咳喘隱〻尚在于耳也恍惚而四瞻則咳喘之吾母影亦不可覿矣於是涙湧而面可

浴也問諸燈奈燈不語何又曰大妹炊白餅小妹
劚茴棠稚弟拜阿兄阿兄拜阿孃今也大妹歸于
夫家正應思家而彈淚暗啼矣小妹衣裙淚漬而
斑斑余携稚弟弄拜哭于祠雖欲疾聲而喚阿孃
阿孃其漠然而無應矣又曰弱妻覲庭去逢年暗
垂淚所嗟地中女生存卽四歲今年于重駒生爲
駒也毋者以抱駒也故於地中女思少減焉只齋
恨于不使阿姑抱男孫也故淚墜于駒也額髮也
又曰汝範孺人瘞除夕卒哭祭酎耐憶憶人無聊
値新歲今汝範已除婦服又醮於任氏矣又曰明

五詩作曆三百六十篇憐汝吟太苦雙眉皺一年明五今年詩亦不圖一朞毀而冬執余手零數行淚飄然向錦水去耳又曰人或滿五十言言半百歎儂當二十五恰是五十半今居然之間又得半六十之蹊逕也又曰一生心踈嬾每於除夕悲長懷除夕心新年好人爲只獨依舊磨驢跡新年果爲好人耶此則雖無恒而善變焉可也彼造物小兒何獨以此享我耶夫乙酉有閏凡三百八十餘日事也此只余詩中語其餘人情世態大小事變存沒離合不可勝言矣人雖智如良平富如晉楚

縱欲不老且死不可得也乙酉除夜書

六七八九歲時除夕元日何其好也戴雲長巾頭結唐髻衣艸綠小袍子帶則赤錦鞋則紅皮夜排栖子畫曨紙鳶歲拜長老則撫頂嬌愛是時也俊氣橫生行如飈風毛髮皆躍天下之好時節無過於此日也今見此輩踴躍則意思層動而顧身七尺而高冠若箕鬚髯鬖鬑矣反猜之曰爾輩亦不久顧生玄鬚安用爾姸嬋之衣哉兒必不信

近日漸覺新年之來則沒無好趣以其添齒故也每年值十一月十二月則意思不快活不欲提起新

年二字日子漸迫則正如平生情契冷淡不欲見之客子先言其日將到吾家雖不大憎恨然意中八九分淡薄俄然之間元日當着則如厥客来到雖不可逐避情地則無一毫滋味矣

除日有無限戀惜意正如遠別情朋愛而難離當別期則細審其人之鬚眉精神歌音笑罵裝束步趍以其或此後不逢則様子居然忘了故也又如童子將冠吉日既逼心中以為冠一加則童則別矣必頻頻手撫編髮人情之恒然也除日夕陽將落則情又不忍必細玩夕陽今年之日色只有此故

也須臾日落則其帳然難堪矣夜必加意静觀星
斗曰今年之夜隔如薄紙耳忽五更鷄鳴則無可
奈何矣
旣逢着元日則如一墜烏脚溪遍體黎黑成㲋奴
不可洗沐耳不可不爲今年人如來日丙戌年天
地萬物莫不自然騰出丙戌年光色耳又如旣納
采之處女已爲宅家之新婦雖欲更得処女之名
無如之何君王之威不可爲也父母之愛不可誅
也又如压海舟溺衆民不欲爲元人然正朔旣班
區宇旣一則雖淡無况趣其爲元人不可逃耳

元日大冬寒威尚在人氣不能舒每年可恨也必加
人一齡漸鑄老皺皮可悲也相逢吉談多帶腐氣
清者不欲聽也齋米和尚聲頑而太可憎矣丈夫
或歸以新衣試影頻矜持一塵粘著口呵之手彈
之惋惜不已此輩陳人耳若不盈眄也家家雙扉
画尉遲没無瞱然神彩可歎也士大夫家屠牛人
人持紅肉往來如織飢鳶跕跕下攫此最不雅也
夫元日在局外縱觀之雖曰年新月新日新風習
苦無新趣味耳但父母康寧兄弟和悅斑衣双舞
明燈暖杯獻壽筵前此天下之至喜也此輩人可

獨當元日爲樂耳至如殊鄉久旅之客感新悲昔之人悲莫悲於元日且如余者哀情回薄難釋而思親嶺海只牢騷忉怛崑崙山可移措於東南兒時之樂何時而返耶

冬威尚餘添人一齡吉談多腐僧聲可憎丈夫衣新門画無神牛肉縱橫此七恨之外差有一事甚快活使童子檢奩閒一年之中梳餘古髮一人之落各幾一手替然髑髏令人生煩惱想積庭中縱火焚之東馳西奔焰氣勃勃須臾寂爲寒灰煩惱之想恬如古湫耳

鼠竅之烟夕則蓊鬱室中木偶可目爛泥塑可喉嗽

況有血氣者乎余其闢小牖西向坐順烟勢而瞬

有理息有機目不爛喉不嗽矣十指皆凍皴屭贔

如古蟾葦匣納袖夜蔵衾不觸不爬時其屈伸而

斡旋於無事之地想忘之域但除害馬者而已今

鮮軟生新肥耳雙眼有風㲃鎖筆硯因書帙撆不

見潑明之窗闇眼深深安静扶心久而眸酸半開

眼凝見純黑之物久則明漸養而風㲃退也肝屬

木陽也眼屬肝而善回轉流注則動物也況邪風

撓木客㲃熏肝眼安得不病闇者至静可以鎮動

黑者水鬱而赤靜象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余
攺之曰四色令人目盲黑色令人目明也夫赤目
賊也
号雲我又曰松據館主人字虞裳者曰李彦瑱譯學
而通日本人言語也庚申生癸未入日本翌年適
還性悟妙有能詩聲丙戌元日尹曾若獲其詩軸
一日記紙三使人示我詩是遊日東者而雜體四
十首余奇之與曾若小帖曰菰蒲中往往有奇士
伏而不出吾輩平生若癖搜羅古初之奇書不知
訪現在之騷雅而爲師友眞睫在眼前而不見者

也虞裳之作淹博而不濫幽奇而不癖超悟而不空裁制而不短且筆氣蒼勁日記三紙破碎中逸緒橫生正是人外物吾但恐悟解深而病不離身九疇之一曰或不饒耶恨不讀其全集也其稿名歐血艸或曰游戲稿

李虞裳軸自跋曰痔臥壹岐島舟中風聲雨聲水聲蛙吠聲擧集灯下人間世牢騷鬱陶至矣間聞老奴竊語說園圃中事情不得不動而喉不得不癢之矣吐而筆之斷爛無序其言萬里行李之所經者作一而平生志業之所存作九一切無摸擬心

矜忮心平濤鼓枻以取適於道路耳甲申六月二
十八日識鷄毛筆書于昌原客館斜陽明窗蟬聲
蕭樹其壹陽舟中詩曰雨脚侵香穗跡白午夢初
病多仍奉佛名斷尚貪書未熟生眞蔕虫游化小
魚苟能謀五畝夫釣婦看蔬又曰自吾能作佛心
悟不師初墨抹臨摹帖爐燔剽竊書貪嗔皆害焉
恩怨已忘魚道在貪堪樂終年食但蔬其海覽篇
祭海神皆瑰奇譎特多不能錄余每嘆東國局於
門閥懷寶而窮餓者多獨崔簡易少受用文章倔
然承文提擧豈活妻子而足榮簡易哉屢以大事

入 明朝只借銜或工曹禮曹判書或吏曹叅判

徒謾上國人耳東人那肯呼之以崔判書乎何異

夜天子也如虞裳者持被直玉堂甎紅蠟艸白麻

有何不可哉余愚下百無一能而但人之有才若

已有之此是百瑕中一瑜耳不識虞裳之眉目何

如而余熟言之慣論之且寫其詩文于雜記中或

謂之好事吾當不少沮也

人旣一墮于地無論富貴貧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一動一止掣者蝟興眇𥊶之身前後左右無非肘

也善運肘者雖千掣萬掣不置肘於心亦不爲肘

所僕役時屆時甲各極其宜則不惟不傷肘亦不損吾和氣可自然遊順境中耳彼視髮入山者皆不耐其擊之多也然刺血鈔經行脚乞米反若不勝渾身之肘觸處皆擊也是躁擾為祟耳如胡孫為群蝎所螫不知或避或除善計処蝎之方只傾惱躁屑左爬右嚼不少須臾耐了蝎螫愈肆毒而後已

壞縣綻縫風必聚孩荒墻古竈鼠必營宅狐之妖媚必於幽林之陰森也梟之呌嘯必於黑夜之窅暗也窟室遼絶盜賊之藪焉叢祠昏翳鬼魅之窩焉

此皆白日昭朗無幽不燭則不惟不掩其迹不能
少措其陰昏之計夫小人眙盱翕張目語頷瞬丸
零碎之事其巧譎如詛出恒平之語其隱暗如謎
若夫營財肥巳之事戕物陷人之言其陰狡尚何
言哉悲矣悲矣吾之一㡀神明舍乾淨通亮地也
何彼乃把作險譎淫凶之華淵藪凡諸憸夫之攸
爲小則鼠鼠之咀齧其次狐梟之爲不祥大則盜
賊之殘害鬼魅之魘迷無不濫現於肴睫之間吻
牙之旁人之生生之氣黯然消鑠久矣君子則不
然出言也祥吉処事也明白表裡通透無一纖翳

如盎春之恬風沐霜之昭月又如青天白日通衢大道八面玲瓏重門洞開是之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其蘊蓄而發施不過淵嘿雷聲尸居龍見而已是以人可以陽明爲瑞慶陰暗爲尳厄也

丙戌正月初六日金雅士希文晦默来訪希文甲子生故李進士龜祥門人也爲人甚醇雅余曰天下之可讀者惟經書耳不必一時多讀百千遍惟有暇則讀雖十遍二十遍亦可而只以蓋棺後方訖讀爲心其餘子史諸家何必多讀然僕稍知讀書

之爲可好而羸弱不克去可懼可懼希文曰兄言甚善僕亦以經書爲主而其宅作家之文不過涉獵而止若欲利益文章則多不過五十遍爲可如莊子讀逍遙遊則其宅可推而知也或有讀莊子千遍者豈非浪費心力耶余曰平日腦中有磈磊氣時時作無故之悲而噓唏之極誦離騷九辨尤感觸層疊平心讀論語其氣必按下如此者數始知聖人氣象千載之下能点化客氣如此也僕得效頗深宗人有年少而慷慨者與僕夜語語次到陸秀夫負宋帝入海事宗人淚忽湧于眼僕亦惻

愴良久誠誦曾點浴乎沂風于舞雩章畢二人者
始言笑自若也希文曰兄言何其與余心甚合也
僕亦有此氣每當蟲吟月白之時感激者深去年
上北漢山中讀論語靈後登東城門疊嶂峨峨靈
色眩眼意甚蕭然忽忽不樂悉歸讀論語始帖然
恬靜矣兄言果爾也昔呂伯恭多氣凌厲病中讀
論語始變化氣質自古爾爾也余曰顧今亦多豪
傑有志之士而爲科擧之學所誤委吾身軆於詞
章决吾性命於科擧既辛苦得一科後不但不要
繙閱經書又盡抛棄從前之詞章因與不識丁字

同豈不痛恨乎生今之世不可不為擧子業而修
人事待天命此六字甚好不勢中可也兄亦能如
此否希文曰僕之初心亦於科擧淡然稍知科擧
外有一好事可為故也及至父兄勸之朋友譏之
不得已做擧子文始初時意内怏怏不快活且晝
則汩没於排鋪結搆其初心庶幾梏亡夜必懊惱
不可言正如白身之人初為人奴僕服役勞苦其
心恒有係着不可造次間斷置心於科字上今則
久而恬然科慾漸長至落榜則愁沮亦有朋友皆
屈而吾獨得之則可喜之心豈不哀乎僕之本心

豈其然哉今世不知幾豪傑爲科舉所誤銷泐其良心也若以大眼目觀之天子之大臣極瓞如也今以一小紙題名須示於一隅數千里其所得幾何此至細碎也雖然奈何哉余曰兄言露出眞情甚善甚善大抵吾輩朝鮮國人也語音衣服風俗法制一從我國若欲超脫違俗非恠人則狂夫也然其意思度量則中原不可舍也何必躬到中原然後可也今經籍莫非中原人所爲若善讀則吾之意思度量始不局縛耳希文曰僕對兄畢露眞情豈欺心而亦有何諱辭顧吾資品中下之間也

自幼頗有志焉今吾輩年紀不可謂不少而侍父母安過了可謂無事人然其中居然經歷二十許歲顧其業則無一少成不覺恐懼此後年漸壯而事愈夥憂患疾苦固知其叢萃也豈不爲與艸木同腐哉若冥頑無知則已既稍有知覺而不能充之是以惴惴也若有嚴師賢友與共周旋庶幾有益而苦無師友自就孤陋耳然自以爲有好善之心聞有善人則未嘗不有願一交之心耳李雅士亨祥兄知之乎嘗聞立脚甚固眞所謂以明道希文自期待者也僕嘗欲一見願交訪其家而不逢

耳余曰有好善之心者顧今有幾人見有此心則不害爲賢士也李雅士亨祥人物固卓如也僕愛之重之焉僕之同宗而且與僕同辛酉生故情義尤厚也字正夫自幼資品清明醇眞既早孤且無師友好讀書頗悟而識見漸長今大拓藩籬慱而就約爲工夫氣象亦好不僕役於拘縛而言語動止無不井井入規矩吉祥雍穆之氣洋溢於言動之間僕雖不才期其爲大儒也文章亦洒然可誦然知者知耳世人豈盡知正夫之深淺也哉夫此輩人人必嘲笑僕不暇嘲笑而畏心先生耳能掃

除輕薄擺脫煩躁危坐讀經求古聖賢心非大過人豈如是罕乎今聚千人扵此擇如此人則果有之乎無之乎多乎寡乎自量吾身則頹墮不能收拾終是汩汩俗臼人只自愧悒之不暇那敢嘲笑自樹立之奇士乎希文曰僕既喪尊師後心地忽孤寂若無所依着始細繹南華經及佛書既久之漸到寂滅一轉眼則萬物皆無耳父兄親戚甚憂勸勉道誘使之更讀經書以就眞案今除拔幾盡脫危而安不爲狼狽人極是多幸余曰僕亦以經書爲一生依歸地然亦往往有此病或極虛靜極

煩惱極憤怒極悲哀時虛無之想空蕩蕩擴出來
眼目頓爾殊絶宇宙間萬品無非幻妄耳然此想
之變滅亦斯須間耳且此想之現發亦無常見則
除技幾盡是到八九分好境若僕不及見遠矣見
之尊師有遺孫而遺文之散落者咸收繫否希文
曰先師無一塊肉寡妻貪欲死此天理之未知也
也吾師立志堅確自期於孔子地位平生文字信
口寫出不暇刻畫亦自裂棄不收僕惜之收拾於
斷爛之餘蒐置若干紙也
三月青豁時雨新晴日色怡然桃花紅浪瀲灔齊蹬

五色小鯽魚不能猛皷其鬐游泳荇藻間或倒立
或橫翻或吻出于浪細呷粼粼真機之至猜收怡
然暖沙潔淨鵁鶄鸂鶒輩二二四四或睡錦石或
唼芳莖或刷翎或浴沙或照影自愛天態穆穆無
非唐天虞日之氣像笑中之刀蔚心之萬箭胸中
之三斗棘掃除之快不留一纖翳常以吾意思爲
三月桃花浪則魚鳥之活潑自然助吾順適之心
耳
火焦之桐沒無風采棄之可也屍沁之玉太不吉祥
避之可也然眼如玄珠者一睍之而秘蔵則其不

焦不沁者反滅俩落色以其奇在于焦與沁也馬遷之腐揚雄之吃左慈之醜衛玠之瘦鑿齒之躄盧仝之禿方干之缺唇貢父之陷鼻彭几之迂米芾之顚張籍之盲仲車之聾羊祜之折臂古弼之尖頭李賚之黑晏嬰之短伯牛之癩疾長卿之消渴杜預之癭殷仲堪之眇虎頭之痴雲林之潔此數者人所厭惡者也然當世之人愛之後世之人慕之彼膠淸刷鬒粧嚴綾縭曼脅平膚妖冶媸影而無知無識者磨滅誰能記耶

讀禮書則一動一靜自覺失悖生恐懼心讀醫書則

一飢一飽自覺傾危生懊惱心讀律書則一措一施自覺干犯生悔恨心讀字書則一画一點自覺違舛生慨惜心于時盧活大地之歎自不能已也夫伶籍康戎之群應自以為脫釋於此彀者号曰外物然幸以淡泊為心故自與塵垢俗子迴別耳若以此習横拖突走於利欲場中將何所不至乎持心不平愛憎歸於一偏者惑之甚也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憎之偏也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愛之偏也又有甚於此者奇邪攻心痼疾難醫不亦哀乎瘡痂至臭而啗而賛之曰如鰒魚弓弦至

直而視而恨之曰如曲尺集狐白而爲裘歎海棠之無香憎中取善愛中知惡天下之至公存焉耳靈樞曰心高則滿於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若如此言則聖賢所謂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及人皆可爲堯舜者皆虛語耶靈樞之言只論血肉之心包較諸聖賢之論則糟粕滲漉耳然肺爲華蓋則蒙覆心包無寬通疎朗之意亦恐教不能入昏惰庸鈍隨教隨忘當奈何乎與此輩語愼勿說靈樞之論惟維持聖賢教人之語誘掖之庶幾望其一條路陌之爲愈耳是知聖人之言忠厚而

靈樞直論心之位置不論學若使之聞此語自知
其無可奈何而尤暴棄也
一鼠入鷄窠中四足仰抱鷄卵而卧一鼠啣其尾曳
之墜于窠外則仍又啣其尾曳之輸于穴瓶有油
或蜜蹲于瓶以尾探入于中塗之以出回身舐其
尾一黃鼠渾身塗濁泥不辨首尾縮前二足人立
于田畔如枯椿狀一黃鼠瞋目屛氣僵臥于其下
有鵲來窺以爲死一啄之故蠢動則鵲疑躍而坐
于枯杙枯杙開口齧其足鵲始知坐于黃鼠之首
也渾身蚤咀遁啣一木先沉尾于溪蚤避水萃于

腰脊隨沉隨避涔涔沒頂盡集于木然後捨木
於水騰身於岸孰教之乎本無言語相曉假使一
鼠抱卵臥其一安知啣其尾乎一黃鼠作杙立其
一安知偃其身乎是豈非自然乎雖然人有挾小
術以肆狡黠者其鼠黃鼠之類乎

鴿雌與雌相交而卵鷄雄與雄相交而卵鵝無雄而
卵馬牡牛牝而交生肖馬之子棗幹葡蔓而接結
類棗之實紅人莧化為蚯蚓鷄化為蝦蟆鷄化為
蛇是天地之乖氣皆不正不祥者也

曝油紙于烈陽火生水滴于石灰火生擣火藥而沙

入則火生人多飲燒酒火生于臭煮膏于罌火生
其中夜擊海波則火焰閃閃墓中之火燒棺松樹
簇立相磨戞則火生寧海府地火燃亦有積油萬
斛而火生夢八人而火熊現而火畢方来而火回
祿出而火冠岳有火峯景福宮火熊化天使来而
平壤火若火齊引火陽燧生火人之恒見者耳人
有新生孩鄭北窗知其爲火精使之急投于江江
水熱沸亦異事耳
范氏之族乳必四垂昆氏之族指必二節是受氣之
或過或不足耶明宗室慶成王有百子皆隆準高

帝子孫盡隆凖者非虛語耶西洋國人雖有老少之異然軀幹顔貌箇箇相肖皆碧眼鷹嘴髮長臂是國中山川向背或均適耶世傳金海金氏埜必有黑痣或首露王亦然而後孫肖之耶大抵浮海上來不知其父母且頭如銅盆年壽過人事多異徵其黑痣遠傳後裔理或然也

孰謂松檜有勁氣不栖蟬耶余嘗見夏月松檜萬章處處蟬鳴孰謂琥珀不受腐芥乎以琥珀磨於腕肉上卞有熱氣垂於芥上則芥必躍接試以腐芥則不擇也不但芥或毛羽或絲或紙凡輕纖之物

盡受之磁石亦有指北者而指正午者絶稀每近丙丁方耳

人嗾獵犬逐鹿鹿必疾走犬隨其後鹿幾嘶焉而人呼犬與飡休息鹿必竢犬至顧望而立犬復逐之而又如前休鹿又如前竢凡數度鹿力盡而蹶犬廼噬其勢而斃之其仁耶信耶熊與虎相鬪也虎張爪牙挾之以威其用力也專熊必人立仰拉長松力擊之一擊而棄不用復拉松勞則多而力歧也終爲虎所殺其義耶貞耶人横木于壑設繩套于木貂群魚貫而度木先行者以首試納于套中

若甘心焉後至者爭先納首須史間累累雖經無一遺焉其順耶恭耶人惟有一偏之見而不能委曲通暢者只賤身於無所名之事是鹿也熊也豁也而衣冠者也

菜花生如來牛骨生觀音鸚鵡有葳舍利者蟒蛇有号菩薩者佛氏之教何其普也動息之類若有佛心皆可成佛耶吾道無之矣只聞性皆善人皆可爲堯舜而已花如来骨觀音鸚舍利蛇菩薩者皆反常也以妖斥之矣

鼠穴于佛經堆積中嚙而字敗又遺溺失污之生虵

雛或眇目或躄足無一完體盖報應也若以吾道處之逐之可也捕之可也佛氏獨非大人乎何恨於鼠而隱暗之中使殘其雛也耶狹隘慘殘自無倫始也

埋青靛於蓮根下則開青花雜松伐斷其中根只餘四方鬚根拳石當其斷処而種之則作偃盖松雀雛以蜜和飯飼之成白色以白馬蹄為假犀者馬病垂死以小鐵槌扣其蹄血斑斑死則脫其蹄為器用紋理如玳瑁是豈天理之正者耶

人氣胥羣鼠氣裂象鶉見牛則慴而不能飛梟越卷

含則墜艾同族苓撼則軟如綿象聞犬聲則吼吽
不復去桑柴燒蛇則足見鼠食礜石則死此物之
相制者也
死猫引隣家斤蘇鐵枯而釘鐵則生側栢之枝火燒
而種薄松斷牛角利於鉅琥珀解以苧繚纏綿於
魚腥水洗銀以鹽則光燦肰蟾酥軟玉楊枝倒揷
成垂楊剉楮而種則成林雌銀杏無雄銀杏則不
家醋能使象牙軟
仲子生而手有文曰魯夫人陶侃割指洒血於壁成
公字木葉虫書宣帝名佛者貯漆金壺洒而成字

華亭縣天王寺雷震屋柱上倒書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宋杭州析㭨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我國能淵石壁有字如篆籒蒼色劉之而尨分明三日浦有丹書皆家有之而難究者也

雉折足而傅松脂則接蜘蛛為蜂所螫而嚼芋莖傅其汁而愈鼠中砒礵毒則急入圊中喫穢而甦俞扁非教雉也蛛與鼠非讀雷公歧伯之書也且其不病之時不知其何者為藥及其病也斯須之間以其物為藥之心自然出直取其藥物如磁石之引針嬰兒之吸乳渠亦不知其然也是天為之也

不使之自然而知則誰醫之乎天之仁心也歟雖家中醫書踰萬卷而不惟人人不能自治其病雖有業醫者不能活人或心歧而不如蜘蛛鼠之自然而且專一乎

蝙蝠六分鼠也鵂鶹四分猫也受全陰之氣故夜視晝伏好昏濕也艸頭結柹宲木末莪蓮花是植物之變體也珊瑚樹木而如石者也陰精石水而成石者也浮萍無根緣水而開葉兔絲無根依樹而結蔓

余幼時見樓柱有穴可容穀升有蜂大如棗黃赤色

成群屯聚秉其采花盡出探穴則積細枯艸亂絲

裂紙諸軟暖之物其中有一黑塊如繭者相聯接

矗矗成蓮房每一房必有一蠐螬以蠟堅封之余

仍如前藏置後幾日又發則蠐螬始具頭眼翅足

白如羊脂痴而不動仍又藏置後多日又發每房

蜜皆盈焉以赤蠟封之盖蜂皆成形以出而始釀

花為蜜於其中作事有次第且堅緻可愛也

屋樑木理裂圻衆蝙蝠次第布翅而伏試以木尖築

之聲如戛鐵其下堆積枯蜂皆無首始識蝙蝠食

蜂頭也屑夜明砂則閃閃者皆蜂頭眼之破碎也

然畫不能視則安得捉蜂也且蜂窠非渠所可入也雖畫蜂或可識耶未可知也嘗捕其大者澆之以醋渾身酣紅以銅絲鎖其足因于竹筒朝視逦逃去矣

白永叔乙酉冬往牙山鑿十里渠將以明春澆田穿二丈則有蠻蟠而無所從入之穴亦有蘆根直入地三丈皆是異事又地中盤大石有穴續長竹三四掉之終不得量其深幾丈云

永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我國平壤無井古有監司某發

丁穿一処地中有大盤陀鑿幾尺方透其下有水
菝菡萏游魚潑剌仍掩之不復穿廾諺傳平壤舟
形故忌穿鑿其後仍有壬辰之難此皆不可究詰
闕之可也
鳥之飛也必先南而後宅之亂之行也必先北而後
宅之各從其陰陽之氣也葵花之傾日品鍾之偏
也余種于盆觀其每日朝東午正夕西無一差方
其東也移盆使西之少間低垂而死噫余使葵失
節而葵守節而死也
余嘗聞舞鶴法當淨掃平滑之房不留器什只置圓

轉之木一箇因鶴於房中爇火于坎使旁熱烘鶴不耐其足熱立於圓木必流轉乍立乍蹲兩翮翕張無常俯仰不已其時窗外吹竹彈絲喧闐嘲轟若與鶴之顛倒相節奏者鶴心煩于熱耳鬧于聲有時而恍忘其勞旣久之適放後多日又吹竹彈絲鶴忽欣然皷翼矯頸應節翩翻矣奇謀妙計一至于此自是萬物皆不全其自然爾莊子謂馬牛天也絡首穿鼻人也此欲通而反塞也絡之穿之亦天也若不絡不穿不可以尊馬牛之性也看乇首乇鼻已有天生可絡可穿之形勢此天也其所

謂人者舞鶴之類歟

余嘗聞枕中鷄法九月十月霜降時所伏鷄雖長形體至小明年霜降時又使之伏其外形復減小至又明年孫鷄則大如拳雄者能鳴附板作枕養於其中每夜睡臥則丑時必鳴矣凡霜時鷄号曰霜

鷄

余嘗聞土坎養鷄法冬掘土深若干尺架木爲室只有通明一竅積髭艸於其中驅群鷄入之使不出常料飲啄之具外飯和土硫黃如菽大飼之明春肥大倍勝味尤嫩軟此理或然也如葱菁之屬埋

於盆中冬置暖房時時澆水使不見陽氣其莖葉黃白茁長潤肥也

余嘗聞大西瓜法掘坎數尺以木縱橫坎口又鋪敗茵蓆細軟肥土積其上一尺許種好西瓜子坎旁通一小穴每澆糞水及其結實清水糞水簝水遞灌則大如桶味甚甘矣又有大瓠法種三瓠於一處俟其蔓稍長去根數寸居中瓠蔓刀刮左右皮子兩旁瓠蔓只刮向內皮子三條刮処相合以葛皮裹之黃泥封之久而聯成一膚只留中蔓而兩蔓割棄則三根共成一蔓結實可以浮海赤白二

繞似流

色金鳳花亦用此法每一花半赤半白矣
鷄之大十倍於鼠也鼠直啖鷄肉穿入腹中而鷄不
知避亦不小動兩目湛然若甘心者蛇之大百倍
於蜈蚣也蜈蚣逐蛇蛇不能走氣沮如痴張口而
伏蜈蚣入其口須臾蛇死肥肉皆壞爛而始出鼠
又穿鵝鴨鵝鴨不知避猪猫鵝皆嗜蛇鷄活呑蟾
子如飲水矣蜘蛛溺沾蜈蚣蜈蚣化爲水蝸牛涎
繞蜈蚣蜈蚣足盡落蝸牛亦伏蝎
羚羊掛角於樹枝懸而眠梟掛首於木之义夗而眠
此異類而同其眠也蝘蜓冬則刺頸於棘懸而死

明年春適甦蟄燕僵死堆積於木穴中或土穴中宋吾湏謂我曰試觀佛書若如渠言則佛之學固大矣佛坐色界号為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三界者無色界色界慾界也四生者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也旣曰導師慈父則六合之内物無洪纖化化生生皆所管領也若然則吾道亦佛管領中一事而堯舜可學而為聖人佛不可成也欲學而成佛者皆妄也以其至高且大故也亦若有輪回禍福之事則高麗崇佛之時甚尊貴出家者而貴介子弟樂為僧此皆前身善人故今生受此善報也今世之

僧必至賤至鄙者而人皆厭棄之此即前身惡人
故今生受此惡報也
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洪景盧手鈔資治通鑑三過胡
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时示之曰吾此时不離案
三十年然後扵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每日昧爽
輒抱書立窗下而讀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跡隱然
我國高杜谷應陟少時手結一屋四面皆壁只有
二穴一通飮食一與外人酬答讀中庸大學於其
中三年迺出趙重峰憲一生無睡夜讀而晝耕田
田畔架木支書叱牛來往必涉獵夜又爇火毋旁

映薪覽閱古人修業如是猛進大過於人如吾輩者只飲啖昏睡而已

酉陽雜俎云無啓人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樂郊私語云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波斯國種羊脛骨吴立夫詩云四園築垣闌松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艸叢抽臍未斷馬蹄踸鐵繞垣行

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人生須臾即以耳

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云斯言得之矣

孔明自比管樂子美自許稷契孔明之才雖稷契猶

可爲也自比管樂者退然自謙是有其實也子美

之才雖管樂不可爲也自許稷契者詡然自誇是

無其實也夫子美者雖得時不過諫議大夫材也

韓愈唐之董仲舒歐陽脩宋之韓愈李夢陽明之歐

陽脩皆不獨以文章比也氣節相似而獻吉不背

朱子之學不害爲儒者也

莊子休郎克夫俱豪傑巨人也然莊君憤而時激者

也郞公樂而自得者也又曰莊雖㣲亦有自得者

逍遥遊三字萬古至樂

天之生物無非欲生之心也彼蜘蛛腹便便皃矍然

虫之不捷者耳不使之方便則不可以食故與之

絲食於網余惑於人之游食者耳四肢七竅不猶

愈於蛛之絲乎

其生而墮地也大覺其死而入地也大忘覺以後有

限忘以後無窮生死中間是郵舍也一氣之留宿

而過去処也夫彼壁燈兀兀明也曉来燼落焉則

焰收而膏氣亦澌須㝌然也其兀兀明者窮乎㝌

歟者有限乎

暴雨震雷偃卧談笑者不可以弘量與之也非冥頑不知則必勉强假飾也蔡京仰視太陽而不瞬豈君子乎大舜之不迷者豈不謂之敬畏哉其敬畏故不迷亂失儀耳迷則怫悖矣怫悖豈與畏同稱乎彼偃卧談笑者豈衣服冠而必變者乎

凡人之暴棄不自敬身者自幼時日出而起妄言妄事閑居而獨坐妄思紛拏寐則終夜妄夢至老死不過以妄之一字了當平生嗚呼悲矣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十八

己巳秋典牲署
書員申景桓書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十九

耳目口心書 二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十九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十九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耳目口心書二

妄想走作時仰看無雲之天色百慮一掃以其正氣故也且精神好時一花一艸一石一水一禽一魚靜觀則胷中烱勃雲蓊若有欣然自得者復理會自得處則却茫然矣

細看萬物腐臭以外無非生氣英英不可禁遏而冉

冉低垂者匪久隣腐臭者也

事從順境来好非阿諛軟弱之謂也阿諛軟弱豈順境哉是却逆境也

才而輕者機巧生則詐而淺痴而鈍者機巧生則譎而露故不逃乎君子之眼也其或詐而深譎而秘是無所不為也噫古今無機巧者果幾歟

腎者藏精汁之臟也其所管不亦重乎耳厚且堅大者必壽始知腎屬耳腎宲則耳好耳好則壽自然之應

肺六葉應六律乎并兩耳為八葉應八音乎葉中有

二十四孔應二十四候乎大抵笙黃之象也又曰

金五行之中聲鈜鏗者也肺屬金故為聲贜

春禽其鳴也和悅秋虫其鳴也凄悲是氣使之也唐

虞之文渾灝叔季之文浮靡其於氣何哉

古之人能役其才也後之人只為才所役役其才者

用於所當用亦可止而止耳役於才則飛揚滋蔓

無所不為愳哉

人之病根不浮則必滞歷観之免乎此二者盖無多

矣浮者動之流獘也滞者静之流獘也欲自修及

教人者於二者必斟酌焉

志大而無委曲者濶才粗而不精密者濫

便宜者迷大節因循者失大業姑息者遭大憂好勝

者値大敵其勢然也

君子處事不可不敏不可不靜不可不精不可不確

人必以所好深者成亦以所好深者敗

無事時至樂存焉但人自不知耳後必有忽爾而覺

爲此憂患時也如前官恬靜別無施惠於民及其

後官稍猛鷙民始思前官不已也

青天中一片純白之雲分明是李烱菴知心

靜觀兄抱負其弟者中心忽藹然帶笑聽渠大讀書

聲移時

讀醫書知人之得氣成形皮骨肉髓筋髮脉臟之從
何處來廼始爲人則人皆可爲孝子
易惑於風鑑星數之說而喜懼無常者當患難榮利
而得其正吾未知信也
馬首擧者火之象牛首曳者土之象也
天地間無無虫之物鐵之剛也火之熱也皆有虫𧈢
有蜂蛇有蚊不足異也
今人之不及古人者只以今人自処不以古人自処
故也若修置好事但如古人而已必有後人賛我

曰其古人有其好事可學也其所謂好事不過吾
今日所修習者也
眙盱之睛翕張之舌吁其可怕慈祥之儀樂易之詞
噫其可愛
我非乘千里馬者然靜想夜乘千里馬者仰看星斗
應如練帶長
有傾然丈夫提余耳詔之曰棄汝饕曰敢不從命棄
汝嗔曰敢不從命棄汝猜曰敢不從命棄汝矜曰
敢不從命棄汝躁曰敢不從命棄汝懶曰敢不從
命棄汝名心曰敢不從命棄汝嗜書心瞠然熟視

曰書不嗜當業為欲聾聱我耶大夫笑撫背曰聊

試汝耳

余十八九歲時有語曰心無妄意想可名而花發口

無妄言語可久而香生白良叔搖筆沉吟曰佛佛

余悵久之

使鈍童子開聽使狹婦人回心事雖小難於決頑民

之訟整亂軍之紀也

觀萬物可別具眼孔驢度橋但着耳之如何鴿步庭

但肩之如何蟬之鳴也但着脅之如何鯽之飲也

但着腮之如何此皆精神發露而至妙之所寓知

也
市有半餒半鮮之魚可直二十文者也買者摘最敗
之鱗瞠立蹙臭顧笑而嗤曰已腐矣可與犬賣者
揚眉淺笑摘最不敗之鱗曰網今日臭謂腐佯怒
蹙頓其腮鬣徐藏之買者曰雖然直幾錢賣者曰
腐魚安有直曰試言之曰四十文曰十文當販否
則否爭半晝傍人勸之平其價二十文二者咄咄
曰我與錢多我受錢少既歸始訖眷屬喜魚錢之
各相當也何勞勞乎用孫臏虞詡法初既各心可
知直二十文相予受順無碍今二者爭半晝果誰

得乎誰失乎

陰德如耳鳴可自知不可使人知我不能而欲能者也論人過失如含血噴人先汚其口我爲而欲不爲者也

文章到人所難言処而會余心愛之如天球吾姪心溪子曰邃洞幽蛛虛自梟吾友騎萍子曰黃牛聽雨角崢嶸蛛梟時想其脚幽虛可推也牛聽時想其角崢嶸可知也洞與雨影于骨子之間也

願天使我腦中無宿物使人口中無橫議

與其心飛揚而且大溺于物無所定也寧細弄碎戲

之稍寓心而順暢忘其煩躁也

艸蟲雖細一鱗判一味丶何嘗有假餙何嘗有胃碍

只任眞機而已耳

我若有伏臘之供而不使老親飢安事乎舉子業也

哉豈行道我乎澤民我乎只啖飯迂士耳雖然使

我不勞役而淪其天眞雖迂可不讀十三經二十

二代史乎

袁石公豈非異人乎其詩曰好夢因涼得閑愁到水

忘無心而得耶有心而忘耶無論其有無只自然

耳讀書詩曰扺却韋編塵衣冠對古人著來皆脈

腑道破益精神把斧樵珠玉恢綑綑鳳犇擬將半

尺帚匝地掃荊摖奠道得讀書法

乙酉冬十一月以婀齋寒移居于庭下小茅屋屋甚

陋壁氷㪍頹坑煤酸睟下嵲屼奠器則水必霰日

射而上漏老雪沁敗茅墮黔漿垂垂一滴客袍客

大駭起余謝嬾不能修屋與稚弟相守九三月猶

不輟咿唔聲䃺三大雪每一雪鄰有短叟必荷篲

晨扣門咄咄自語可憐弱秀才能不凍先開逕次

尋戶外屨埋者打拂之快掃除園作三堆而去余

已被中誦古書已三四篇矣今天氣頗釋遂抱書

帙西移于炯斋有戀戀不忍離意起身三周旋迴出掃炯斋積埃整頓筆硯檢閱圖書試安坐又有久客還家之意其筆硯圖書如子姪之出拜面目雖稍生而憐愛撫抱自不能禁也吁其人情乎丙戌上元書

眞情之發如古鐵活躍池春筍怒出土假情之餙如墨塗平滑石油泛清澈水七情之中哀尤直發難欺者也哀之甚至於哭則其至誠不可遏是故真哭骨中透假哭毛上浮萬事之真假可類推也

哀之來也四顧漠漠只欲鑽地入無一寸可活之念

幸余有雙眼孔頗識字手一編慰心看火爲腦中之摧陷者卞底定若余目雖能視五色而當書如黑夜將何以用心乎

煩惱時闔眼坐睛瞑之間作一着色世界丹綠玄素煜爍流蕩不可以名一轉而爲勃勃之雲又一轉而爲瑟瑟之波又一轉而爲纈錦又一轉而爲碎花有時而珠閃有時而粟播變没須叟局局生新足可銷一場繁憂

馮時可滇行日記曰滇南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冬日不短云按沈佺期詩曰四氣分寒少三光置

日倫信然

李太白留別宗十六璟詩曰我非東床人令姊忝齊眉始知太白妻宗氏也

理學先輩亦有能畫者寒暄退溪農巖三先生皆能畫而寒暄諸法俱好者也畫傳曰司馬涑水朱子皆名畫稗說曰陳白沙畫梅花

智異山中有湫湫上松樹森列其影恒積于湫有貝文甚斑斕若袈裟名爲袈裟魚盖松影所化也得之甚難烹食則能無病長年云

國初有三公相傳屛帶河濱傳於辛碩祖碩祖至判

書而卒帶遂不傳此与呂虔事同

清平山寺有高麗清平居士李資謙頭骨盛於石函庚午年大霖雨山水暴至仍失石函又有石碑金富儀撰七十年俞江原監司某命吏搨之時冬月墨凍熾炭烘碑碑皆破碎惜哉俗吏不曉事

膃肭臍海狗也我國寧海平海等處有之而皆牡也每年作隊遵海而行南至于南海縣迎其牝孳尾而去生牝則留其地生牡則移居于東海

文仲子王通十五爲人師宋字先生陳櫟十五鄉人師之李孟齋十五人皆師之

自如驛人新買兒馬不食芻豆試投五穀亦不食至於人所食者試之皆不食以燒酒與之始喜飲又剉黃犬口與之善吃其後連喂二物日行七八百里丁丑歲酒禁後不食死

昔有十二歲童子宿山家詩曰夜宿幽人宅獨清俗客心門前流水在簷角碧峯臨晚節依寒菊閒情托素琴松風如有意斷續和孤吟

昔有林萬戶者名得忠性豪邁登崇禮門吟曰畫閣岧嶤出半空登臨悅若駕飛鴻平生壯志憑無地獨臥乾坤萬里風

昔有金興甲者閭閻人也能詩頗閒淡其隣老携琴
詩曰飯後鳴鍾意自閑橋頭溪閉小柴關孤砧每
急黃昏際十室長寒古木間鳴度斷鴻猶北郭照
来纖月更西山隣翁不是清狂者日夕那能佩酒
還餞罷過山寺詩曰到来叅佛坐寂寞道心生虛
壁恒雲氣空門只澗聲風霜孤塔立朝暮一鍾鳴
天際頻回首殷勤念客行
道學可因文章可葺性一也理也才萬也氣也
天下事都不成於一權字經權之權志昏者用之不
知誤陷權勢之權氣越者用之自歸失着

拙者不邀不邀則潔潔則直噫拙人誰也

石壁上三松層生也老壯幼可辨下松上松之孫中

松上松下松之子與父靜玩久之儼有倫氣

笑有三品喜而笑慨然而笑雅諧而笑人皆可以有

此也怏悔而笑媚而笑可一筆句當

外孫

外孫逮爲文職高處官制有藝文應教秩雖卑必擇

其有文章重望宅日可主文盟者爲之其選至清

且重國初仍之權陽村近經應教後典文衡子止

崙踶又經其職踶傳之李文烈李句李句即陽村

外孫傳之崔文靖恒即陽村之外孫婿傳之徐文

忠居正居正亦陽村外孫也蔡襄靖壽即陽村之
弟梅軒公外曽孫於陽村再從外曽孫也亦得其
職

男妹一時大拜尹左相子雲郞申領相叔舟之妻兄
也一時大拜申占句云青眼故人俱白髮尹對曰
黑頭賢相只丹心申妾名只丹心故也

一門生三異人鄭北窓䃱古玉碏兄弟旣深修鍊之
術其堂兄桂軒礎少闡大科歷敭華貫謝病杜門
研精金丹之秘世傳天仙降于其室贈詩曰桂香
芳馥郁仙馭自天來因号曰桂軒

宗室年七十九始封爵湖川君其 世宗曾孫漢南君玹之孫漢南母惠嬪楊氏嘗奉養 端宗端宗爲上王嬪亦坐廢 賜死玹謫咸陽生興安君众生众生生湖川旣絶屬籍編民伍年七十九嘉靖甲午伏 闕上書始 命復録璿譜封湖川副守明宗初乃命追封其祖爲漢南君父爲興安君湖川又以子功追封君云

師弟子一時爲國子長貳退溪先生爲大司成時李龜岩楨爲司成退溪弟子也

成均司業 仁祖克大亂首訪遺逸張顯光以

持平台之辭以老特拜成均司業國初無此職特
爲孫軒設也
甲子官爵與古人同洪忍齋甲子生再典文衡以禮
判兼帶二相戊辰入相李月沙生年文章位次每
之暗合然忍齋壽八十而月沙七十三云
三孫同中進士高靈府院君申叔舟孫子三人同中
進士漢城試第一第二第三徐四佳以詩賀曰三
顆驪珠叔仲昆一時榜上策奇勲旁人若問渠家
世上黨高陽内外孫
三婚忝龍頭會贊成蔡壽婚三人金勘金安老李耔

也蔡設龍頭會安老契皆參之勘欲與之以非魁

非之勘令其夫人告之曰小婿三十五爲大提學

乞以此入參也蔡笑曰是不可不許參也名而與

宴

獻壽恩門大夫人辛酉三榜壯元李石亨亦三榜獻

壽于恩門權止齋踶時大夫人李氏年踰七袠康

強無恙有子贊成擊承旨肇中樞攀護軍摩司僕

擎皆一時勳臣功名煊赫

右相兼吏判　宣祖辛卯柳西厓以右議政　上命

兼吏判西厓以前無此事辭之　上不許

大諫直拜都承旨　仁廟乙丑鄭桐溪蘊以大司諫
還都承旨政院故事承旨由同副以次例陞而今
由諫院直拜本職出於　特恩
議政兼大提學　世祖朝申叔舟以領議政兼兩館
大提學禮曹判書　魚世謙李荇金安老以議政兼
帶大提學　宣祖朝柳成龍以左議政兼大提學
吏曹判書
儐接盛選顧崔兩　詔使出來李月沙廷龜爲遠接
使朴南郭東說李東岳安訥洪鶴谷瑞鳳爲從事
官車五山天輅權石洲韠金南窓玄成爲製述官

韓石峯濩以寫字亦在行李芝峯睟光差都司宣慰使後改迎慰使盖極一時之選也

三女節行僇死人李允章妻李梧里側室女也夫死誓死不食哭曰一啜溢米衷麻不去身五年而死其妹李時行妻丁丑避亂江都江都敗虜驅子女而歸立號曰吾完平李相國之女也遂自刎淑夫人李氏梧里長女也初聞其妹被擄死不哭聞故賊後哭曰善乎死也不沒其名也

鄭門忠孝鄭百亨字德後虜亂以前掌令入江都虜陷城西朝西望　行在所四拜而自經　命旌忠

臣門父孝成 昭敬時以清士著名有善行旌門
祖元獜亦以至行表孝子閭高祖誠謹好直諫廢
主殺之曾祖舟臣痛父非命不食滅性 恭僖時
皆旌其閭五代祖陟 世宗朝録淸白
孝烈忠節四世八人永膺先生李至男性至孝父掌
令彦恍乙巳讁舒川沒先生以喪歸葬親負土石
朝廷上冢悲號茇艸爲桔母安夫人有節行患痢
幾危殆先生嘗糞沐浴祈天憂勞吐血以沒孺人
鄭氏乙巳名臣鄭源之女也其家旣滅門而死繼
母權氏無所歸孺人請於姑奉養於家三十餘年

先生之表曰啜溢米寒不易衣三年哭一如初
顯宗十二年命先生及孺人旌表長男基櫻性至
孝先生沒哭極哀頭髮盡白未練以死次基高
昭敬朝以行誼　台用先海時累徵不起次女未
笄先生沒啜粥哭三年而死基高男惇吾江都之
敗守節死之其妻金氏亦臨亂自決次子惇叙在
江都遇賊義不辱赴海死
一門三代四烈女丁丑江都之亂李月沙廷龜夫人
權氏[illegible]白洲明漢妻朴氏玄洲昭漢妻李氏明漢
子青湖一相妻李氏皆死節一相妻李浴沙壄末

之女也聖求妻權氏亦死之是又毋女同節也
前妻後妻皆烈女韓五相守世翊年三十七歿初娶
李相國聖兆女丁丑江都敗守節死之後娶鄭府
使基崇女五相死鄭氏自刎殊而未絶子均又死
終不食而死
三世持哀而歿洪恥裔仁祐不勝喪而歿子迪亦未
終制而歿迪孫有阜又哀毁逾制既三年才逾月
而歿
永順君再登科　世祖朝設登俊試　命列卿大官
宗室駙馬皆赴試親臨策問大臣鄭麟趾鄭昌孫

申叔舟爲對讀官廣平大君子永順君溥以正一品入試居第五　賜恩榮宴于議政府壯元金守溫以下各　賜鞍馬　幸溫陽設重試永順君又擢重試第一　上大喜特命加一日遊街　賜米五十石唱翁三名天童二百乃異數也永順歷事四朝弁業勳聰明宏達雖富貴少無驕矜之色掌撰誠鑑及六典至　成廟朝卒年二十七

宗室駙馬及第永順君溥登登俊試春陽君徠参式年及第駙馬河城尉鄭顯祖參　親試第三名

宗室文武職　世祖朝進禮君衎有文武才以廣尚

兵使入爲吏曹叅判

宗室入相　世祖爲首陽大君時　端宗祭酉拜領

議政龜城君浚　英陵孫也討李施愛再爲功臣

世祖戊子特拜領議政時年二十八十八爲兵曹

判書二十一爲都元帥

至尊爲恩門　世祖設登俊試得十三人　名諸人

于內殿曰古有座主門生之号今是科予親策之

予當爲恩門室号是殿曰恩殿越數日　兩殿坐

恩政殿諸人獻爵一如門生座主之例東方所無

之盛事也

三塲壯元栗谷先生爲生負及會試殿試壯元李東
州敏求亦爲進士及會試殿試壯元
宗室登武科　世祖朝銀川君号洗心亭有慷慨之
志精敏之才嘗擢武科屢將禁旅再受　命分巡
諸道
兄弟同受方面李坡還　授平安道觀察使明年弟
封又按黃海道觀察使一時兄弟同受方面重寄
人皆榮之
爲議政父母俱存鄭領相太和六爲首相烟黃閣十
餘年父母俱存無恙

父及夫與子皆上相宋領相軼女洪領相彥弼妻而子暹又爲領相盧蘇齋守愼挽之曰一德從三上台貴百年除六老星尊且其壽九十四歲也三從又皆爲平安監司父時以處女隨往種桃于園夫時爲夫人隨往其桃花朵爛熳後又爲大夫人隨其子往桃已老衰矣遂攀援噓唏有金城泣柳之嘆

成均薦擧　文宗辛卯十一月　上語左右曰今有布列朝著者皆綺紈子弟不學無術國學生必有通經史識治體者其令本館薦擧遂薦進士安良

生 上優秩用之

入閣主文早年龜城君浚二十八入相尹士昕三十

九入相李恒福四十三入相李德馨三十八入相

三十一主文金壽恒四十四入相三十四主文金

勘三十五主文李荇四十主文南智十七爲慶尚

都事亦異事也

賜宅只三人 世宗朝黃喜 賜宅 宣祖朝李元

翼 賜宅 肅宗朝許穆 賜宅

親臨耆老宴 太宗親臨耆老宴取題名案親書

御諱上壽六十則載 上諱從 上教也又賜土

田奴婢漁場以厚養耆老門外公卿以下皆下馬
洪氏三世壽洪裕孫南陽吏也佔畢弟子号蓀叢子
史禍善類皆死獨潔身以壽終其子至性博於百
家教授千人亦以壽考聞又其子贊天亦八十自
莊憲時至　純孝之世二百七十餘年只三世
七世壽考　太宗王子益寧君袳八十餘子秀泉君
貞恩八十七子青杞君彪八十三子咸川君億載
八十四子文忠公元翼八十八子完善君義傳八
十子倉守守約七十九七世二百七十餘年
李氏慶壽宴　宣祖三十五年政院　啓前叅議李

邁母今年九十九當有老老之典明年正月 賜
餼廩加爵其子右尹推恩三世又拜京畿觀察使
置酒上壽卿大夫有大夫人承養者晉興君錦溪
君尹判書韓叅判洪中樞南叅判李中樞晉昌君
驪興君尹叅知權少正姜翊衛李中部爲十三人
明年大合設慶壽宴 上令諸道供給又 賜法
樂百歲夫人以上壽最尊姜相國貞敬夫人以命
婦最貴皆中堂南面其下八大夫人各以命數爲
叙東西相向諸夫人各從後列序禮畢晉興以下
諸公皆再拜子孫衣冠而侍列者十九人折衝將

軍文荃國子典籍弘立獻納讓最顯具在執事之列者又十六人各擧觴上壽百歲夫人蔡壽之從女生於弘治甲子沒於萬曆丙午歷三萬六千甲子爲一百二歲觀察公七十沒有二姊皆九十孫樞府公又八十餘諸執事子孫八相者一人黼衣陞朝者七人爲臺省者一人出宰百里者六人

二女爲 王妃睿宗章順王后成宗恭惠王后俱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女也又有二女一爲 王后一爲 王子夫人西原府院君韓確女 昭惠王后也又一女桂陽君璔夫人也又有二婿皆大君者

平陽君朴仲善婿月山大君婷及齊安大君琄也

外孫七 王子洪逸童女 成宗朝淑儀也生完原君㦜鳳安君㦕甄城君惇益陽君懷景明君忱雲川君㦦楊原君憘又金元女 世宗朝愼嬪也生桂陽君璔義昌君玒密城君琛翼峴君璭寧海君瑭譚陽君璖此六 王子也

兄弟尚主 太祖朝慶愼宮主駙馬上黨尉李薆弟清平尉伯剛 太宗祖貞順翁主駙馬也 睿宗朝顯肅公主駙馬豐川尉任光載弟豐原尉崇載成宗朝徽淑翁主駙馬也 太宗朝淑寧翁主駙

馬坡城尉尹愚從弟坡平尉尹巖淑慶翁主駙馬

也 成宗朝慶順翁主駙馬宜城尉南致元從弟

宜川尉夔元徽貞翁主駙馬也 宣祖朝貞善翁

主駙馬東 尉權大任再從弟東昌尉大恒貞和

翁主駙馬也亦有祖孫尚主者 世宗朝貞顯翁

主駙馬鈴川尉尹師路孫鈴平尉夔 成宗朝貞

淑翁主駙馬也 成宗朝惠淑翁主駙馬高原尉

申沆孫靈川尉檥 中宗朝敬顯公主駙馬也亦

有叔姪尚主者 定宗朝德川郡主駙馬府使邊

尚服從子柔川尉孝順 太宗朝昭善翁主駙馬

也

三世壯元及弟金千齡金萬鈞金慶元兄弟壯元柳

自漢柳自湄閔昌重閔蓍重柳命天柳命賢吳瑗

吳瓚

六兄弟登科元海宏子植 仁祖壬午科楫 仁祖

乙酉科樀 孝宗甲午科格 孝宗辛卯科杭

顯宗丁酉科檄 顯宗癸卯科

善山名賢善山自高麗時名賢輩出金澍 吉再金叔

滋金宗直李孟專河緯地鄭鵬朴英

名賢一時居魁退溪南冥同居慶尙道一時俱發左

右道初試各爲壯元盛事也兩先生生幷一世同
居一道而一生未由相逢退溪之沒南冥痛悼甚
也
至尊郊送都元帥國朝都元帥自魚有沼尹弼商及
壬辰以後數人皆無設壇推轂之禮 仁祖即祚
之年四月 親送都元帥張晩于西郊 上御戎
衣彤弓赤矢乘馬以出至陣都元帥率將士具橐
鞬迎於路左 上御幄殿大司馬宣軍令召元帥
入以軍禮見禮訖就座張軍樂進禮饍 上解所
御釼以賜數百年來所未有也

南兵北胡爲羈射　世祖辛巳對馬島主宗成職遣
平茂續密告邊警　上嘉之授僉知中樞院事一
日後苑　觀射茂續與野人浪將家老爲擺較藝
上謂三軍都鎭撫禮曹判書洪允成曰爾職長春
官且典兵務邊境之事悉主之今南北一家皆授
識髟宗惟卿等左右之力是賴其後茂續親謁判
書私第物行奴隷之禮　上特許便宜相接
養生家子時後披衣坐而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
六通握固閉息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
黑次想心爲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佛家有白骨觀

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
乳長大壯宲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
化爲白骨旣想爲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
厭棄脫離而無留戀之患也夫二家比諸吾儒涵
養省察之工夫皆是妄想然亦十倍勝於一種浮
躁之徒閑居獨坐衆慾紛拏無所抵定也大抵二
氏工夫篤実可愛
文章以善形容爲好杜甫曰鵝児黃似酒東坡曰酒
如人面天然白趙孟堅梅譜詩曰踢鬚正七蕚則
三點眼名椒梢鼠尾傅肱蟹譜云蟹鶻眼蟹足琟

腦蜩腹其介類拳丁其螯類執鋸俞益期曰檳榔
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
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槲其皮似
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
虹其伸如縱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廕則蕭條李
廌畫品曰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
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魚蝦隨之或半空而
隕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躑舉首望雲中意
欲俱往怒爪如腥艸木盡靡波濤震駭茶經以魚
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推此以觀文章之善形

容也

事有幸不幸不惟李廣雍齒之封侯與不封侯也淵明之五子皆豚犬耳然至今具名不朽杜甫之奴段韓愈之奴星若爲富貴無識之奴隷則人孰能知之乎以將帥而死扵節義者終古不知其幾人也今中國人家家奉關雲長神刻像画像鑄像繡像塑像与佛教並埒至我國亦立祠豈非幸之甚者歟曾先之十九史畧中國賤之幾乎絶而不見幸而流扵東國爲小兒先入之書最有絶倒一事倭國關白世世有大司馬大將軍傳陸侯之号盖

取漢宣帝時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
先關白光然後奏御意關白跋扈有廢立其王之
事餘此以名之乎於光幸耶不幸耶何不兼取霍
字為姓耶然則尤幸耶尤不幸耶
凡水穀之味入胃則津液各赴其道酸先入肝苦先
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余嘗未宼食
辛而淚食酸而涎今始知肝屬木酸味滋而木氣
旺則脾土動而廉泉開涎迺湧也肝屬金辛味滋
而金氣旺則肝木動而液道開淚迺流也且雖不
食酸而或見酸談酸思酸則涎輒湧霈何也未可

知也

古人曰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此天下之公心廣大而且委曲又曰隱惡而揚善此大統恕人之言別無委曲也又曰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此分別二者眞心惻怛而稍露圭角也於毁者未嘗不賑膺而亦自主棄短取長利益吾身及見朱子長善救失之說自不覺三復贊嘆其忠厚正大之至也棄短取長非不好也此言一出自歸褊小益覺義理之無窮也但愛知惡惡知善及長善救失工夫純粹然後可爲也如已出如已病加力則猶可

及也隱惡揚善棄短取長雖中人庶幾爲之也此

數說盖有難易精粗之别耳又有一種密緻而細

究其情則悖戾不可掩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

惡無近刑若如此言擇其小惡無明不爲也棄其

大善不敢爲也依阿中間情狀盡露此中士耻不

爲也莊子休豈非豪傑巨人乎何言之恰似細人

也全身遠害之學流弊至此此其明謂異端也漢

昭烈不過閱歷兵塵老於弓馬之一武人然其戒

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此言明

正莊子之明不能道也以其少師盧植梢聞儒者

之術故也異端吾道之别觸處現露如此夫
金眞狂啓升筆法奇逸爲人磊落其圖書印章刻新
羅憲康王第三子泒八代平章之孫龍門山玩義
俞主人金啓升君曰甫自号眞狂七十三歲翁字
弱冠選入於　玉冊書寫十七又差都城門額終
不得預而戊辰通信使往日本以别書寫隨行題
日本正殿之額日本山東居士評曰見其書不見
其面可乎右軍耶眞狂耶身雖異乎手則同焉異
哉貴耶難言七七廣人林本裕評曰中國筆脉自
元常止於雍紀春無復繼者今觀金李兩筆出於

海東未知海東山川果何如而孕出人才也然則此兩人之筆可謂當今之天下一筆也

連山士人姜氏無男只有二女長女五歲次女二歲慈母見背長女負抱其妹養之乙酉歲長女已十二歲次女七歲一日父往遊隣里其家失火二女鋪席於火不及处先入祠堂抱四世神主次第安措於席上又入而長女抱其母神主具有祔位神主一座次女抱之將出而火勢已急圍祠堂二女各以手堅抱神主伏以死之人滅火求之肥膚燒爛神主完全不汚一點烟氣死猶堅抱邑中多士

請旌門 上許之命旌曰殉孝二女姜氏之門蓋
其家風遵禮二女習聞嘉訓云丙戌正月記
光州村婦有二子一七歲一五歲俱充軍籍里丁来
徵軍布村婦終夜對紡車引綿絲二兒皆眠村婦
油然愛之手撫二兒莖獨自語曰汝有此而為男
子子故吾不辭勞而紡絲也二兒佯睡潛聽明日
共於屛処相對泣曰吾輩有莖故母憂而勞矣盍
去此以弛吾母憂也遂引刀兄割弟莖弟割兄莖
埋之以綿褁創血流于袴母驚問兒語其故母持
大哭曰匪嫉汝有莖吾憐汝為男子而戚之也太

守閑之復其戶五六年前外黨朴汝孝代爲余言

丙戌正月記

余於雜記中得二孝子皆丐兒也今合書之而有感又思王延江革之孝余眼嘗有淚而未由也吳門有貴人月夜過橋上者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走而跪進焉唱歌以侑貴人詰之丐子驚噫曰儂寠人聊爲阿母歡貴人嗟嘆良久歸明日轉相傳語稱異後時時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丐兒也長洲相城

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洲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籃中隱君初不爲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篿中飲食整理之擊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蹈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殊意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乞求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之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詫亦時少周之

屈原懷沙過甚之忠也於陵吐鵝過甚之潔也凡有
善行而失於過甚者平人所不敢爲一二而聖人
亦不以盡善許之也直不疑買金償郎章後見獲
而明其誣也若不見獲終晏然受盜之名乎郎金
猶細事或誣以盜太庙祭器亦不辨而甘受戮乎
婁師德唾面而待乾唾面者至穢之而視猶犬豕也
吾無過惡則拭之而不深怒可也彼若愈侮而刺
之以刃亦不拭血而自平常乎雖然師德之言可
戒浮躁狠愎者也梁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予
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夫子之異於

人也然還之而不受何義歟非執拗則矯餙金國王去非坐隣有喪忌東出西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南出此亦非中也使隣里有水火盜賊憂病急迫之事惟待我然後可活則不惟蠶室雖尨於蠶室隨吾力可爲之也此不過一拘忌非正理雖責而繩之可也何乃反遂其志乎皇明楊翥隣有惡少侮之公不爲意至慮以驢鳴驚其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然吾驢無心之鳴何與於隣家幼子也或家有惡犬遂人卽囓不但轉售殺之可也驢雖鳴未必然者乎我國黃

翼成公喜使李文康石亨書綃目題目婢持小饌倚公座俯視文康謂公曰將進酒公徐曰姑安之婢更倚立厲聲曰何遲遲也公笑曰進之既進有小童數輩皆藍縷跣足或挽公鬚踏公衣蓋攫其饌且敺公公曰痛痛皆奴婢之兒也此公天性寬厚本如此而賓主之禮上下之紀無乃不可乎尹大提淮少時暮投逆旅不許止宿坐於庭下主人兒持大眞珠落於庭白鵝呑之主人索不得遂疑公將告官公不卞只曰彼鵝亦係明日珠從鵝後出主人慙曰昨何不言曰言之必剖出故忍辱故

待耳公旣曰彼鵝亦係主人何不度之而今乃斬乎未可知也公亦何不明言我見鵝呑可與我待其遺矢矣乎然則主人惜鵝當少待其遺何剖之有若主人悍而剖之已剖於彼鵝亦係之言矣此傳記之說或有誤耶古人題夷齊廟曰草木猶沾周雨露愧君惟食首陽薇又有題洗耳圖詩曰水中若有水水亦洗其水此責人無餘地恐傷忠厚亦過甚之失也是故君子雖多之而亦少之也此皆賢人之卓節猶有後議况中人以下乎益覺処身之難也

過去世有五大樂而人或泛忽只以功名烜爀爲樂也余表而出之其一老萊子斑衣兒嬉悅其二親乎其二唐虞君臣都俞吁咈以致太平乎其三文王太姒琴瑟鍾鼓友之樂之乎其四夫子杏壇三千門人揖讓升降乎其五張公藝九世同居和睦無斁乎此數者要不出人倫之外始知全人倫者至樂存焉聖人人倫之至也故擇五樂而聖人居三焉

誠曷大曰汝今年已十歲矣當汲汲孜孜䟽滌魯鈍克遵長者之訓不可只騰踏挑達也悠然而爲十

五又慜然而爲二十三十終爲無識之人則誰人欲與之語乎古人惜寸陰如惜金以壯大而無聞爲平生大憂早爲之地也今汝溺於漫遊不顧惜寸陰如棄箒下之微塵浪送一日如啖一餠吾甚憂之也誠學童具氏子宮其曰汝今年已十五歲矣大凡人子十五六歲時節長者田地已七八分作基今汝行不安詳坐則搖身言笑無節讀書甚麁且厭夫聰明至精英者也假使聰明有神見汝若勤苦不已憐其志而来栖於汝胷中矣汝若輕浮懶怠如醉夫如狂子雖暫栖於胷中當唾汝而

忽飛去矣汝豈煩深目着閒濶何事不可作也人
或奇汝貌譽之曰爲人如彼終不餓也汝自負此
言而以讀書爲第二件事耶雖使汝爲陶朱石崇
黃金棄藩籬間腹中無一文字人人對汝必增鄙
吝之心汝其安於意乎陶朱石崇何嘗不讀書乎
吾愛汝而戒汝汝其勉矣
漢周亞夫從理入口餓死南史水軍都督褚蘿面甚
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史記舜重瞳項羽
亦重瞳而自刎死隋魚俱羅亦重瞳爲煬帝所忌
斬之我國南袞亦重瞳我族人昔有重瞳者無過

人之事而只不能噉飯朝夕喫餠充飢而已從理入口一也或餓死或饒衣食重瞳一也一聖帝二俱不令終一陷害忠良爲萬古奸人一只庸庸平人相法果可信耶果不可信也

禮圖大㝡有伏兎醫經以腎街爲伏兎夫兎善隱伏之獸也故取象而名之凡器什如此者多船具有猫即碇也蓋取猫利爪善攫物堅定之象也亦有鴟取鴟尾之隨風而善周旋之象也

心溪子夏月卧清風溪老皺石上久之忽瞪眼曰吾身午戌石仍歎曰死作此山鬼足矣

明是朋

意欲閙中見開百花性情色態編花叢孫又輯古今
高士評論之号曰高士本艸
沈玄斎水墨龍頫頷様手坐尋丈猶恐乗拂觸其霄
端明潤水欲滴
室中排列泥金画宮室人物之倭硯亜蘚石峰頗體
帖木刻青紫砂筆筒作竹節狀回回青書燔壽富
貴三字盒中雜種金鳳花雞冠花人雖曰雅士吾
必謂之俗輩耳
黄金鑄王摩詰彩絲繡米元章良辰美景招佳朋名
流排鋪詩軸画帖必先擬芳花泛潔泉酹之祝是

日助詩情画意呵禁敗興客不使来到門

嘗歎曰有田百畝書萬卷花艸數百本法書名画五

六百帖澄心堂紙十萬枚李廷珪潘谷墨各千笏

中山霜毫筆五六瓮端硯數十面名茶異香隨意

以供名流十許人與千戶侯等猶闒茸不為之高

士何不毀冠裂裳作棄民乎

適意事如可久享彩雲可使終年不散也琉璃可使

擊而不碎也楊州鶴可騎而騰也

心溪子曰兩瞳子炯炯乘秋水虛映空忽天與靈遘

中之皂空蕩蕩其趣也灝窔不可言亦無可以言

聞者炯菴怒睨曰我有兩耳竅玲瓏徹空獨不可聞爾之言耶

太上安貧其次忘貧最下諱貧詐貧壓於貧僕從於貧又最下仇讐於貧仍死於貧

出諸唇舌而琅琅剌剌者無形之文也發諸紙墨而整整差差者有形之言也鬚眉牙頰欣然可接肝肺通暢文不如言精神意想隱然可求氣脈委宛言不如文言而無文一出口已無痕故貴有文

作文可別具麻姑爪快爬造化窟底來神光騰出紙墨上三四丈

蹈襲古人文字曰人面瘡不知以何物代貝母用恙

抹其口

梅花龕中置柚子是辱梅花也曾謂梅花之清德潔

操忍能假借宅家香以助已也

才子肚中有一泒春泉湧出琤淙漣漪不得停貯試

灌于右腕涓涓而流達于筆管點滴毫端圓了了

如汞珠如鸚鵡舍利如鮫人淚

座中展古畫奇書轟笑飛沫垢手搠之捫之刮之者

決非知画與書者也決非雅士也決非有識人也

集古人輓詩哀辭比次而觀甲死而乙吊之乙忽又

死而丙弔之以至于無竆集古人議論比次而觀
甲之言乙必非之乙之非甲者似無定議而丙又
非之亦無窮世界只以此二事如許如許銷遣了

否

至人之處毁譽也無論眞與假皆不飽不渴不癢不
痛乎人不能善處真譽真毁况無實之譽無過之
毁乎無實之譽何異乎夢中飡加影上瓜絕無過
之毁何異乎夢中奬乏影上捧打痴人惟幸飡加
於夢恨人猶恨捧打其影

語中帶隱鋒是蜮弩射影法不如對面快頭去後寂

然無後議

騷人韻士佳辰媚景詩肩聳山吟睟漾波牙頰生香

口吻開花少有隱機大是缺典

溪清石凉拾紅葉爨黃粱越添潤香

清高之隣奇清之弟怪奇之僕僻怪之裔自僻以往

吾不知其爲何物

九歌九章豔羨之極欲焚筆硯一月幾四五次

詩而泣鬼神筆而奪造化画而犯靈境隨刱清貪窮

鬼隨之耶太半不解世事戱鬼挾之耶

咄咄三㕧事堯天何以降九水九經何以入秦爐諸

葛武侯何其早卒不復漢室

世間有三快綱目大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段太尉

奮笏擊朱泚終童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曹娥碑如纖秀婦人自能矜持時出嬌語褚遂良蘭

亭帖如詩酒才子一見雅士自爾畧畧收撿米元

章雅集圖序如再眠春蠶無不勃勃欲動

客曰肚裡飽不利讀書只思卧瞧肚裡畧畧有飢氣

讀書頗覺有味咿唔之聲忽泛空中富貴好事也

讀書亦好事也始知兩好兼享者天下有福人

莫謂至靜而失言屬垣之耳可怕莫謂至暗而欺心

瞰室之眼可懼小心之極凡墻壁之孔竅通明如耳如眼者驢耳之軒軒牛眼之炯炯凝視而寂聽似有意則皆洞洞屬屬也

黃蜂背有漆書巫工二字

朝起鋤花畦上堂把筆腕大戰如風中舟歎或疑仔奇故作顫筆病固可以故作乎匪病故顫神必呵之六月朝炯庵書于圓覺塔東

小孩兒毛孔骨節俱減長者獨眼睛不增不減相小兒眼睛大是壽眹

角物不畀上齒画中龍蒲口槎牙都是齒合口龍吻

以難画

鉛丸洞甲而不能入灰大碗砲碎十丈城市帳藥之

剛強之果柔和以制之復何勞

天生之物體圓者多人獸之孔竅節肢艸木之枝株

花果與雲雷雨露是也月準日圓日準天圓水準

三圓乃生萬物萬物準四圓圓者居多水何圓水

銀雨鈴皆圓擲石扵波波洄虎眼也人獸眼睛凝

緊水華以準日月故最圓

店雇曰西山大師遺失皆化活鮮魚是佛子肚裡有

魚驅馬人曰佛若使人不食魚緣何佛身鍍金用

膘膠佛非不使人食鱗羽毛介設此禁爲众生戒

大殺

馬唇類蠶唇胡桃仁如将化之蜂蝶子鼠尾類蛇虱

如琵琶蟣似麥黄緑斑米史如黄緑斑蛙背夜明

翅類牛睃獐尾根如梅杏鬚蟋蟀聲如竹箭揺荳

燈穗如蝇眼冬牛髀如松子窠蛛肚類人拇櫻葉

蒂類馬蹄白麥飯類狗蠅

退之送楊少尹序曰亦白丞相去歸其鄉又曰以爲

其都少尹其鄉其都果是何鄉何都退之筆路窅

墨

甲曰人間好事狗屁一食字路頭輒礙乙曰鼻下有穴即缺陷界兩曰蟬也無鼻下穴粘高樹清風瀌瀌終晝盡意而鳴無少低垂曲縮樣子快哉炯炯乎聞之爽然而書于西簷

犬噬人以蚯蚓糞貼瘡而傅之犬尾蟠其中是毒之鍾也創既完而犬毛生其上人必死

清寒云同異異同同異異異同同異異同同或請作對炯菴奮筆画一字茀溪云三四四三三四四四三三四四三三又請對又画一字呵呵曰清寒茀溪饒舌饒舌

魚膠粟䓴皆夜有光朽柳夜如燐烏圓之背黑夜拂之火光燁燁玆四者陰類也至陰通明

無心言有心聽傷於窽而不免爲細人有心言無心聽失於疎而不害爲好人無心言有心聽殃雖未至鬼必謀之矣有心言無心聽災或已至天必憐之矣無心言無心聽善於黙化則若有心也有心言有心聽善於應接則猶無心也

閙熱人是喜生事人生事之極憂患至矣孤寂人是能損事人損事之久歡樂永矣

欒欄干畔金鳳花爲曉雨褪紅小婢子摮花而泣有

達觀士夫開眼孔曰項覇王泣別虞兮時政如是
亭人負我無我負人坦蕩易直如騁良驥馳大途無

少四曲

蟲鳥之倫飛空虛者迅邁之極毛翅眼嘴泯然一色
不可細辨古今画家寫飛物不遺微纖擧體皆具
與啄飮栖𦗟者無異是雖名家未達处也
張茂先曰大腰無雄龜鼉類也細腰無雌蜂類也余
曰蛙大腰也而接蜻細腰也而媾
有人号曰剡俞貧而業製弓矢者也
不遇知己嘘唏忼慨徒勞耳名画工寫人五分面覺

婢販夫指而唾曰一眼瞎見屋角砌隅轉折欹斜必從而數曰好大家將傾倒天下事無不然何歟之有

惟無欲迺無辱

只有剝人肥身之心人將何堪畢竟爲人所剝

古有堪輿家誘一愚下子弟指其丘曰此猪嘴形也指前小岩曰此糞形也葬於猪嘴富不可言愚下子弟果葬其父母也嗟世人只希爲富人又惑術家不顧忝先之爲羞

猫與犬不相關然犬遇猫無故而逐猫當捷登屋角

俯犬而坐犬可撳首相望慄然而退矣猫不此之

爲而犬一蹴却立猫必弩脊皷頰張其爪攫犬鼻

犬始眞怒猫不免矣

甲跨牛乙跨馬宿旅館曉將發甲跨馬乙跨牛去騣

騣信無疑甲跨牛乙跨馬日既紅毛色異甲跨馬

乙跨牛

朝霞辰砂紅夕霞榴花紅

施人錢財者有勉強色大損陰德

張肖父序李于鱗集曰古樂府五言選不以爲白頭

陌桑曹枚之優孟哉余曰夫如是于鱗之文贋孫

叔敖也後士有學于鱗之文是贋優孟也贋優孟

與真叔敖相距遼㬌哉

口角無完人其人便不是完人

好色者髓枯膚削至于死之夕而慾火上升終無悔

心成就只一色中餓鬼余甞笑之憐之懼之戒之

勿顧自家有不幸而近之者余之好書太類好色

近以天行風勢右眼亦癢人頗恐動以書祟余稍

然之然書不忍一日離每開眼一線許湊集字墨

間精華用脉望食僊字法彼殉於色者應揶揄我

九月晦吾友我居士戲寫

僕詩文如二分廿八分酸山果其爲人也如三分熟七分生野馬半生半熟半甘半酸時節尚遠何以則果濃丹砂煩馬調碧玉跡乎

有眼目善評論者之讀詩與文也鴻章鉅篇無論雖瑕句類什頓增聲價暗察主人之眷翻翻焉湧溢喜氣無眼目短評論者之讀詩與文也瑕句類什無論雖鴻章鉅篇越落聲價暗察主人之眷蹙蹙然隱約愁色聲價增而無喜氣聲價落而無愁色是不奴僕於技與名者然得與如者論吾亦隱几而笑也

錢東磵平生半漢半胡學問乍佛乍儒文章非諢非
謎畢竟狼失後脚狽失前脚
齊有無鹽縣楚有不羮縣䳜為伯趙犬為李蜀漢有
杜詩明有韓文楊仕伍李八百神仙也白起黃歇
李耳栗腹孫權禰衡名之𡡉儷也地肺天目山也
不留當歸藥也
空中之雨脚不可把而玩也假使玩其圓徑乎其六
稜乎
北斗之匡四象地北斗之杓三象天四稜方也三折
圓也北斗司命而酌元氣故象天與地

臭嘔之蜩可粘甕罌取其粘忘其穢

能淹博而不能纂著猶無宗之花不已落乎能纂著

而不能淹博猶無源之泉不已涸乎

漢文章異已者容之來文章異已者斥之明文章異

已者侮之又有罵之仇之者元美輩侮焉者也中

郎輩罵焉者也受之輩仇焉者也可以觀世道升

降也

兩頭蛇九尾狐天下之至惡也然明者可以避勇者

可以殺惟身餙衣冠口談文史之讒夫明者不可

避以其讒者蜚語也蜚語何能捍勇者不可殺以

其蒲數人類何能人人恣殺

生長農商家四顧無師友能妙悟文章快脫塵染是成佛之資地則文獻多師友又多書籍終年幽葬者將若之何嗚呼悲哉

不能深諳何可強談

不做戕生之事便是攝生服藥導引終涉外物

文章喻以閨人鍾伯敬淑女也袁中郎才女也

可怕可怕薄有才而使氣可憫可憫專無家而騁辯

天非高遠也萬物咸被天而遊以其空虛者盡天也猶魚被水而遊也

晝無事觀天白夜無事闔眼觀天白心坦然闔眼心

怡然

峻節霜凜雅度春温

高人對俗人瞧俗人對高人瞧以其不相入也俗人

瞧鄙無論高人瞧何其陋也若有眞高人必不瞧

何也能容人也

文章一藝耳尚渾混於雅俗眞贋之辨山水何能品

人物何能鑑持公心者識文章偏見之守不可以

口舌諍

贋文章猶可說也假道學不可說也

升平之世寶釰無用時以麴酒酹神左揮而睨曰亂臣逆子安所逃乎右揮而睨曰譖夫壬人安所逃乎逼燈而觀青熒之鋩頓如秋水

白香山賦荷珠曰不寄寓於傾欹每因依於平正可止則止必荷之中央在圓而圓得水之本性喻君子守身也崔膺金鏡賦曰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清空天地洞通萬象在中虛涵不窮湛爲寒潭搖爲飛電任在公以無心有姸媸而自見喻君子明心也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十九

己巳秋典牲署書員申景桓書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一

耳目口心書 三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一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一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耳目口心書三

人之汲汲於財利者不過欲保全其性命也庸下之人反以性命爲輕不亦愚哉余家三浦時有人腰纒錢十緡渡將解之氷未至其半遂陷掛罥半身江畔人悤呼曰脫爾腰下錢則可活矣掉頭不聽但兩手拊錢惟恐失之仍溺焉

惻隱之心油然而生聖人愚人無間也然利欲撑中則頑然不發亦可異之事也余嘗渡三田渡氷有人載穀於牛牛躓冉冉將海其人持鞠彷徨吁吁欲并沒焉江畔有人遥謂曰吾將濟之爾與我錢否曰諾曰可定幾錢而已牛遂沒焉

愛所不當愛而不得其正者是係騃也余外廊所寓一少年性癖愛馴鴿造次言談無非鴿也殆不知衣服飲食之切已有犬嚙其一鴿少年逐奪之拊而流淚甚悲仍剔毛炙而啖之猶惻愴然味甚旨也此仁歟慾歟騃而已矣

善處權讀書者亦以為難也况下民乎有一民兄弟共擔其父屍悲哀異常行至清州舍擔於大道其兄呼往来行人曰令吾二人抱終天之痛擔父屍行遠道不食已幾日弟毁瘠欲盡將奈何遂買狗肉拔劒截之又詢於衆曰弟又死其誰能致父屍願諸人勿罪仍勸其弟食弟哭不能食兄哭曰吾其為汝先啖遂食一臠弟始食之而起行人莫不酸鼻

愚者明知死可畏也然見貨而犯取死之道惟律心也律心之至何事不為銀坑經霖而水積則不可汲故厚貨給人豬開壠匠於是坑傍穿地道入知近坑則

地道旁又穿一穴可容身復力穿隔坑之土頻睥睨
旁穴水頭瀰漶而出則始躍而入旁穴也水出勢悍
而不息數晝夜迺止匠只飢坐也地道口其妻子彷
徨焦心待流屍之出也幸不為水所衝乘水縮纍然
而出復得得夸大其善穿地也嗚呼其不死固偉矣
不義者沘知分也雖然不義之中有知分者而老死牖
下第一也有業商者鑿秤空其中納鉛丸可滑轉無
聲賣自己物則暗轉丸于秤頭使之重買人之物則
反是焉與輕價至老鬻肉人不知也病將死召其子
戒曰吾所致貲者丸秤而低昂之也雖然未嘗大取

而適可以止利無筭而術不敗也汝其紹我愼勿墜

也後子倍取人物生贓死

橫來之財亦係毁也不可以妄取綿布商死众商送葬

有一商獨憇于樹忽漫畫地有銀滿于坑遂納袖袴

驚喜過望不告而歸忽渾身發癢不可耐遂入與仁

門道傍家手探懷則青蛙活跳擲地砉然而死隨探

隨擲懷空而無一銀遂訝而歸葢是時家寡婦從门

隙見一男子探銀于懷棄地而去遂盡拾藏之翌日

商悵然復往擲蛙處無有矣只有二小銀現焉尤悔

而索之寡婦曰何狂也無銀矣商憮然而出二銀宜

時下落其字

錢二百商法不送同商者奚罰錢二百仍以是納焉

避山移吉雖不傚卜巫貴機警也赴武擧者宿店舍倚

矢于壁有丐兒庭立睨視似默記矢數武人心疑之

乘夜削扭長短多寡如其矢倚于矢處注真矢以待夜

半有賊攻店舍武人登屋脊放扭矢賊却立曰鋒鋒

者敎也矢之謎也武人連射之賊曰矢已盡可進攻

武人始放竹箭賊應弦而倒

臨危而慮長惟至敏可爲也是故閑居無事宿講處變

可也京江打魚舡舡狹而櫓多可疾行故有時掠商

船遠逃也有船多載貨賊登之其法收飯匙依其數

殺人商船火長童而慧先至艙底執一匙落于水因
泅而隱于鷁旁以刀仰揷賊舟板底少頃賊殺人如
匙數大搶而逃火長遂訴于江華府請集京江諸打
魚船於是招諸船泊於浦火長觧衣泅之探刀于船
船中賊皆坐法死

正朝使自北京歸時賈人沽母猿而来方娠也旣入我
境悲而躑躅賈人寬慰之中途生子人納于袖中行
時出使乳之一日猿亟請出子因戴首人立而行有
鳶攫去猿悲不能耐人又慰曰爾雖悲其奈何猿若
寬心者焉至店舍忽捉鷄剥毛仍戴而周旋於鳶攫

處爵又下擺猿始執翦礫之俟賈人畫䑛觧其𦁤結項而死噫是固謂歎而人者彼人而歎者何足貴哉猿見繫於人又失子不死而奚爲

有人佩銀裝刀座有人欲之佩刀人以大肉塊與之而戲曰汝能不嚼而直呑此則可與此刀其人欣然快諾呑之横在喉間兩眼浮突以手撫脑旁人駭之曰汝其吐出當白與刀也其人口不能言但以手揮之似有不聽其言之意俯仰食頃始下仍取刀曰非不知吐出之爲好而初既相賭則安知吐後反有異言耶嗚呼見利渝身滔滔是也見刀而不呑肉者似無

幾矣

軍資監霖雨新霽有大蟒入倉旁黃鼠穴呑其雛腹果然出伏于庭須臾黃鼠牝牡倉黃而來於蟒前迭穿地甚長若筧焉于兩端又直鑿穴仍各自尾而竪其喙絶與穴口齊蟒遂逶迤入穿地自首至尾恰受無餘少焉蟒兩端不敢動腹翻悶不定遂斃蓋二黃鼠潛咋也出而破蟒腹有四雛死而體全出置淨地迭含菽葉及鷄腸草來先布菽葉籍雛覆以鷄腸草頗厚各於兩旁埋喙葉中吹氣四雛蠕蠕迺生噫智哉義哉慈哉人若具三焉可謂善人也已余蓋聞擒黃

鼠撻之众黄鼠四集力救其患難之義可感歟不能領畧頭緒隨人口吻喃喃呢呢者非癡粗則昏猾也

惠迪吉從逆凶子乎前已有如許好術數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圖南前已有如許好風鑑

從善人遊日往日得從惡人遊日往日失人情得則喜失則愁扃鐍寳藏捍禦盜賊之不暇也至盜賊在我睫前而不知併吾身而失之悲哉

邪視流盻甚於堇暗笑隱謎甚於盜是以君子五官眼孔舌尖為機緘也

終日靜坐口出正言我所敬畏也或有不能靜坐正言者已是落下第二等又從而笑之是落下第三等第一等者不好人乎第三等者好人乎

假有巧詐諂媚一生騙人雖慣於粉飾自謂便利然其障蔽於人者甚薄狹随遮随現極勞苦哉

揚人之善是無限好事其爲之者不湮滅而奬勸聞之者效則焉我其言之則又是效則之也

甘處下流與疾言遽色其失威儀一也

宋之問古之詖人也其詩温乎果出於性情之正乎蔡京古之譎人也其筆勁端果從心而形画乎是或别

種子乎然詩也筆也技而已矣只覩其大體之如何

則邪正可分也

筆札者通吾所欲言使它人如聽余言也語當精簡而

字當楷詳可也

豈可與鹿豕爲群乎木石與居乎市沽同遊乎如有通

透吉祥文雅純淡凡有一善者皆我師友也幸得與

之同隨所望至矣奚暇忌之乎侮之乎

寛人其罕乎或有所謂寛焉者皆失之濫散不能飾也

是豈寛乎哉

使氣盛之童子任其遊戲慢罵將何所不至乎爲父而

不能教子是甚於自己之犯

多讀書而少思量簡言語而沒趣味是虛名寄乎多字

簡字上

千鑄萬礐之迭發而迸出者只緣吾與千萬人其志洽欲相同而不得焉彼千萬人又邁邁不欲與吾一人洽相同焉夫一人之爲也有同者有不同者可於不同者中取其同焉者而已則機穽不可設也鋒鏑可銷而戢也

措心和悅溫平無拂逆其順適是人生大福力

持心要寬平安靜寒暑有時乎不入古之人入火不焦

入水不濡云者指此也

天下之冣不祥以無根之誇横加於人也然其所誇畢竟卽總聞誇者若紛紛辨白亦系燥擾也且有輕重尤當愼

易曰懲忿窒慾又曰愼言語節飲食夫四者人生之大防也心學之大業也修身與攝生豈二致哉心火易熾欲其降者懲忿也腎水易洩欲其升者窒慾也睥土養氣者也氣不散而上越者自愼言語始也氣不滯而下洩者自節飲食始也

律己須明白待人要包容

於稠人中摘發人之所忌諱大傷忠厚吾之欲懲焉者

也欲朋友之久要先除其疑阻之心於薄物細故也

凡聞人之才學假使忽漫之間內生猜疑外發嘲誚此

豈尋常事也大是殺機究其心頭已萌劊子手段自

警自警

日用處身行事當有鶻然二字可尋於施爲之間非獨

慈愛恤惠曰鶻然雖嚴猛决斷底事不可不有此意

思

我生而無志無師遇陋寡聞之人也百無一能之中有

尤所不能者四焉曰不能博奕曰不能觀小說曰不

能談女色曰不能吸烟然此四者雖終身不能無傷
也使我教子弟當先以此四不能導之矣
我見祈寒盛暑終日危坐肩背竦直者假使其學不至
已括宇宙已百倍於頹墮躁擾者故未嘗不欣然欲
學之矣
凡人以伶俐爲行世如曲禮所謂將上堂聲必揚戶外
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戶開亦開戶闔亦
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等語此是眞正好行世其欲
伶俐者或不此之爲而反顚倒猖披其所謂行世可
知已

狂叫盛唱不足使人悟服麤讀雜誦不足使己利益

精神易耗歲月易邁天地間最可惜惟此二者而已

爲鄉愿易爲狂狷難

有夢必曲爲解釋欲其符驗之一一者係躁擾也余嘗

有夢不欲談之矣

大丈夫雖處窮閻簌水不繼然長使吾腹中惻然有好

施與救窮乏之意思

取旨味而啖河豚羡感地師掘遷祖先墳墓使子孫專

溺於浮華程式之文而不親近經書者皆余所惑焉

而不鮮者也

子弟年少而好卧睡厭避長老之規警只欲優遊無節使其質緩則歸於庸鄙而止無所害於人若其輕俊長於口辯巧飾掩遮爲務將何所不至乎是故貴蒙養

人若責之以奴隷市井則怒待之以淑人哲士則喜人情固也然顧其所自處則奴隷吾也市井吾也是故君子貴自返而惡名實之不相副也

惡經學之士則欲埋沒其全體大本而薄責細過增衍不已也惑卜術之人則欲掩遮其欺世誣民而一知半解鋪張不已也此習尤所省察處也

不可爲麤率之寬厚慘刻之詳明亦不可爲迂滯之寬厚忽畧之詳明

古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後世樂亡不可論也禮猶有斷爛遺鈌之不盡亡者顧人之不欲爲何哉至曰古今異宜風俗難變貧富不適誠然矣然古今固不可以酌量乎風俗亦有時乎可從也貧富稱其有無也元氣有病惟蔘附可治而不可得也一指忽不仁炳艾葉則可已而又易得也退然而歎曰大者不治小者不足爲也豈人情哉

士君子處身行止一則小學二則小學朱文公羽翼經

傳不可尚己其編緝小學一書是大功業
不教子弟以小學責其輕率險詐是無星之秤
不干涉人婚姻閥閱扶抑其高下者亦士君子百行之
一也
委性命於文章搜羅古今雖似博大不可涯也若不知
此外有一種真實好事則其局小量窄不可勝言
吾身至小也呼吸瞬息屈伸動靜吾隨其所向甚易與
耳吾四體以外職職萬物有多寡强弱之不敵雖欲
其盡聽吾命不可得也不如反求吾身處置妥排各
極其宜而無後害也

當下落思曰字

人心之陷溺不可以挽回則無可奈何耳丁謂以曹馬爲聖人夏竦以李林甫爲相之美者顔山農以慾字爲學問許筠以男女縱淫爲天之所命金聖嘆以水滸傳教其愛子爲初學之門此固表出者故可大驚然心術不正之小人不陷於此轂者定未知其幾人也但多趦趄而不敢發口耳危哉悲哉

行實思連連躡上層居養思連連處下層如既爲平人則思突過爲善人自善人思突過爲君子大賢以至于聖人此係健也如處廣厦而喫粱肉當思曰使吾處草屋而噉菜飯其不怨矣處草屋而噉菜飯當使

吾處土室而飢餓其不怨矣此係謙也夫如是安往而不安泰哉

自周孔以後數千百年害道者日興九流百家不勝其紛紜又有技藝玩好諸瑣瑣搖惑人心者及其隔害一也自元明以降至于今日小說演義之風爲害不小與科擧之學倂行踈眉朗目好箇男子汩汩兩間六經之文幾爲束閣未嘗不慟恨于此也能闢小說而雖從事擧業不將性命而委之者亦足爲扶護聖經也我言雖迂其自警則切至也

言語煩率心無底定也愼簡二字爲口業要訣

師友見在之經書經書過去之師友惟吾心地與生俱
生倚仗此二者可復其初然不親近此二者惟怠逸
之是求不爲禽獸定稀矣意想到此不覺悚然
親近汚下之人則凡吾出言行事無所忌憚故雖有時
明知其賤陋而荏苒漸入套中也以其承順吾無半
箇規警也狎不知正直端莊者之爲可近而自不能
肆意放過亦有對症之良訓只足爲逆耳之資故自
然踈退而其箴訓者若或頻數則始厭惡不可耐操
戈反攻此乎人以下所宜勉焉者也
凡出言當惻怛從心肺中出來不爲從喉吻間圈套語

始不爲譎險物耳

意思常置活潑潑寬綽綽地專務疏鑿吾窒塞處

閑門靜坐窮究經史心煩乃止有時乎登山臨水逍遥而歸亦安養田地也

士君子閑居無事不讀書復何爲不然小則昏睡博奕大則誚謗人物經營財色嗚呼吾何爲哉讀書而已

若有可爲之路而不資生者棄民也然力與謀不相入顧無如何矣勉强其所不能爲則其不犯辟者小是欲巧而拙也不如聽天安命而已

人之所不爲我則能爲之人之所能爲我則不爲之渊

矯激也擇善而已人之所不為我亦不為之人之所能為我亦能為之非詭隨也執是而已是故君子貴識

余鄉人也愚蒙無知且躁擾不定然其淺見所欲為者不以無根之謗不察之論横加平人也何以則庶幾焉

終古真正英雄傑巨才學未嘗不從沉靜中辦出來凡敏妙精捷者雖似浮動而其沉靜固在不言中矣若遲滯為靜者安足貴哉只做事仍循不成耳

譽者近於過實毁者近於無情過實者非眞是也無情

者非眞非也故士君子胷中固當有真是非也

余非學問人也出言行事固多躁妄然其性癖甚貴學

問之人或是一線秉彛之天未泯緻繩之以儒門之

法則知而不能爲好而不能行懶弱頹墮其去小人

雖少有間隔其一躓脚而爲小人直瞥眼間耳余亦

丁寧自知其過然譬諸肆口罵學㒵目眈經顚倒猖

狂者稍有可恕之路猶謂之衛聖恐或可也

夫所謂學問人者顧不可愛乎自度渠身昏墮只思偃

卧晝眠而彼則勉强正坐惺惺持敬我則鹵莽滅裂

讀經書如耳邊飄風彼能不放一字究竟乃已我好

論人長短發言麤粗從以鄙俚彼乃時然後言言則不紊以我準彼百事百不如安得不愛

惡聞加倍善名减半是由陽奇而陰偶君子昻以反易其神變乎秦燼不能燃

貸人錢時心與償人錢時心異吉祥之人不如是

詩雖小道樂亡之後詩爲一身之樂乎

我旣不可以傷人人亦不可以傷我

加人不根之謗者必有無故之災

居常攝生當節損生曰孝

知禮者其知兵乎裁制補輯一也

不汚泥人筆硯亦作聖根基

吉人醉善心生愚人醉悍氣布

先看品後看材

經如聚訟經斯病矣文如賭博文斯賊矣

有斯事則具斯格

麁人虛而受人則斯精矣固而自信則斯悖矣

知物之反理爲災不知事之乖常爲災也

見孩孺而憐憐其未壯也見耆耄而憐憐其過壯也

人得天地正氣立則頭陽而竪天卧則背陰而帖地

身可從心不可從

一傳二傳其訛滋甚仍是以疑人其於暗何故貴恕也
父子兄弟夫婦相愬外人夫人雖恬聽鬼神其赦諸
人不勁無樹立文不勁陋矣書不勁廢矣
君子有大怒夫小怒蔑如也
讀書者怡神為上其次受用其次淹博
小兒啼笑天也豈人乎哉長者假喜怒斯愧小兒矣
酒有三曰導氣曰布情曰行禮耆情以往害人道
有為而不濟人雖無它大犯獮曰僇民
得半日寡欲猶萬古中堯舜時節
修藝任命耕不熱中已具九分田地

思可副而言

讀醬書知保身

見雲思所以潔而無滯見魚知所以泳而有潛

村歈里関時有以怡心

見滿天星宿頓令人高逈以色正也

讀書貪多豈智也非涉獵之謂也病夫窒而固焉

驕人者見不長

假談圍繞真聰消沕

貴廉氏以不安貧亦不廣夫安者自安

文貴形容書貴雅

言語要而已

可貴者儒雅乱將師婦人農商若有是氣可愛也萬物

皆然

對狡人不可不小心非畏彼即欲吾

載籍校讐至明而備明儒之功不下於漢儒專門

有心於博奕緣它氣麁駁撿鍊不得

君子之學先除狹狹則疑人

滯之病暗快之病忽

處事貴通讀書貴活

放言非吉士

事無大小審首尾决行不行
家有拙子與濶子其不能振起家門一也然闊子其於
辱親何
嗟夫嗟夫親戚之際有時由乎名利古狂所以離居
姦淫貪濫其真死已久其殼雖不卽滅猶老物做燐而
行
言之淋漓宜中也哉事之澁滯豈常也哉
對人言先點檢其小瑕待其去卽嘲之者号曰狐蜮之
倫
汰煩培真庶幾人矣

怨誹之漸現於不遇知我然知我固樂矣不知我亦何害

壬人不可罵不受效而先勞吾聲色

不可妄論人文章此至微細事也大禍未嘗不此中起

物我相忘安有爭鬩

心要寧謐匪放肆之謂勿猜疑人勿辨人猜疑

好事到九分當虧一分地

不足怒處必大怒不足驚處必大驚嗚呼鄙夫也已

奈俗人不知何只任之而已

高皇逐胡元烈帝殉社稷三代以来其明乎漢不可及

已

使不肖子弟求死不得大是父兄無識

家中置博奕之具是導子弟偷也

勿置人於無所容身之地

恥憤惕悔爲人之基

腎兩顆對着形外逶迤以圓內曲凹故兩耳對着輪竅

象之肺下垂故鼻之地位懸垂也心之端少指南故

舌從其勢而縱偃且稍尖也脾胃互有磨勢而脾橫

包胃是唇之象也肝有稜象眼也

心一顆處南而上火也腎兩顆處北而下水也此陰陽

對位之明正也
肺心之在上血氣之相隨也肝腎之處下子母之相依
也脾在中央土之正位也
腑者陽也胃為腑宗故承咽而居前也臟者陰也肺為
臟宗故承喉而居後也
肺聲也喉管籥也心樂也舌調之者也言樂之成也
氣食津三竅并関于口溺精二竅并関于外腎上下照
管各有其應
人之初生資水以成臟腑之中腎先成於三月旣生而
飮乳三十二日一變蒸先生腎氣水之功用至矣哉

古臟圖咽在喉之後歐圖喉在咽之後此疑端也然以
手摩頸而測之則胃管分明在前歐圖似是
咽管在前而納穀食之滋味者陽之道也肛門處後而
出穀食之滓穢者陰之道也
肺以生氣心以生血故臟腑之系通於心肺自相灌輸
則系非是頑肉而中空通似竹管歟
脊骨比木之榦宅之樑故五臟皆近於背而心系腎系
俱著於脊豈非重歟
單驤言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
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

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謂之三焦
者何也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
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體及其慾念一起
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瀉而去故
号此腑爲焦耳徐遁見飢死人臟腑右腎下有脂膜
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
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
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黃帝書曰上焦如霧中
焦如漚下焦如瀆扁鵲曰焦原也爲水穀之道路氣
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口上中焦在胃

中脘不上不下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按单徐両言頗似有理黃帝霧漚之論不可舍棄意者有有形對膀胱之三焦不必泥於三字亦有霧漚無形之三焦依扁鵲之說三處分排耶三焦既在臍列則有形余故疑有形之三焦一而無形之三焦三耳且藏精繫胞有兒然後可也若無形則命門一小塊肉安得傳貯包育哉然既曰繫胞則又有一胞若膀胱者繫于命門号胞門所謂奇恒之府也然則不可强以三焦為有形也脉經則不以三焦為命門之腑而胞門子户廼其腑也

以五臟位次而言之脾居中央以腹之部內言之腎居中央自蔽骨鳩尾至毛際曲骨皆腹也臍恰居中間直北與腎相逕大抵人之初成形河車先凝其中一莖突生是為臍蔕臍蔕中有一點精血是為腎次第為脾為肝是腎與臍相為表裏對冲也
臍蔕中先生腎旣成形鮮娩而臍蔕始乾落比如果蓏結實先生蔕而具花瓣蔕端已含如粟大實實旣爛熟蔕始謝矣
甲乙經曰腎者引也能引引氣通于骨髓左傳鄧三甥勸鄧君殺楚文王曰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註齊臍同按

腎水獨引氣通骨髓亦能引臍爲對位也臍直與腎
齊位故字從齊也
臟腑皆禀五行其發榮亦各具五行如肺屬皮毛毛之
燥銳似金心屬血脉血之色赤似火脾主土肥肉似
之肝主木筋膜似之腎主骨髓髓象水也此正禀也
然亦莫不居一而具四如肺毛之燥銳禀金之正也
其竪直似木其色黑似水其尖森似火其長養似土
以類推之無不然也
有賦與之定故腎有命門有運用之妙故臍爲神闕
夙山氏業農目不知文而粗通訓民正音家有小學諺

鮮欣然合于心凡行止言語準此為之與妻相約出
入必相拜敬對跪坐日讀讀鮮鄉隣共嘲笑大駭目
之狂病或指為餓死法猶堅定不揺夫鳳山海陬也
自昔俗纚厲强力悍性服農賈尤健者習控大弓取
武舉稱讀書者葢罕焉是民素無見聞忽感心自飭
躬於粗鹵之中不亦卓哉
江界白生銀冶也製釵環刀室較族匠精巧必整冠跪
坐椎鑄之不貳價糊口而止亦不勞煩有時拱手發
浩歌聲激越夜必着書或哦詩録于冊無汲汲之求
戚戚之憂其隱於匠者歟彼众匠朝夕同厥業安知

其人乎哉

廣州古邑閔生者養生家也老而骨癯勁稜如瘦鶴自言童子時善啖飯臌脹而猶不已醫言日減一匙積漸久之只數匙而不覺飢及年踰二十仍讀脩鍊之書有時不食然氣虛則病加於平人故數匙常食外或乏氣啖棗柿數枚或酒數勺不病矣亦導引吐納嘗曰鶴能導任脉之氣故一擧千里而不飢吾學此也有二子亦教其術云

郭玉者三和人盲也性聰敏日往書堂使人讀小學端坐而聽成誦無滯能踐履事其母誠孝備至又嘗學

卜曰易者卜之宗也亦聽以知其理誦其言也聞歌
笛轟嘲則喜色見乎衣巾抵掌快笑真盲之豪也歟
任希壽故承旨瑋子也小字帶男眉目娟秀如婦人文
藝夙就畫尤通神年十七死有傳神帖三卷皆一時
名士像也年幼未嘗多見人士其父遭艱時達官來
吊希壽從座右窃識之又行路逢闇人輒貌家貧不
能具丹青率以漫墨設色皆若寫生姜豹菴世晃自
寫其真屢易本不稱意乃就希壽希壽於顴頰間略
加數筆絶似之姜大歎服元洗馬繼孫嘗言李彥瑱
之詩與任希壽之畫可謂近世第一云噫彥瑱亦二

十七死才固不祥也甚矣

金洪器學修鍊者也年可五十餘而貌甚清臞平生未嘗近色有一子蓋一媾而生者也性喜遊山水不數日在家日行數百里而鞋若新暑不汗寒不粟啖飯數匙可支數日然不食油醬魚肉嘗齋十文錢入金剛山數月乃返猶餘數錢夜半起坐振動骨節磔磔有聲好與名僧遊其入上乘者曰首座曇和舊居太白令注星州素不解字而臨經講說無不通曉跣足行大雪中有尚彥師者亦龍象之雄也方卓錫金剛故洪器亦欲往與結交然家貧妻子爲累不成其志

爲恨云

刑曹書吏池受行者習禮學人也成士執大中與之親

士執嘗曰談古禮如指諸掌以至家禮以後儀文之

多誤慨然興歎綽有古人風又歷擧閭巷間奇士金

維城能詩平生不看盛唐以後書尹有城固窮讀書

深居不出敬栗谷書如魯齋之於小學崔景爕博學

能文雙坐廛金姓者曉達兵家洞口内笠匠某病僂

而善詩云

順天松廣寺有土窟可容一身僧作户開閉有趙生者

老而奇常戴葛巾背負書帙來留其中僧時與一飡

日夜窮究其書人莫測也有時擔書出去莫知其跡忽又翛然而來人號曰土窟趙生噫其隱君子歟後聞僧證昕言趙生善欺人

卞弼才忠州優人也自弼才溯其祖凡六世孝子弼才之子年若干歲天性近道動遵規矩儼如老成異哉

忠州洪有輔子快宗幼有慧性欲博觀書籍長者禁之快宗年八歲忽不知所在凡二日迺於藏書樓中得之恣觀書籍仍忘其飢自此文學夙成冬月之朝忽見籬間有癯僧蹲踞于地渾身曉霜皚皚仍呼入室中煮粥與之僧言譚灑落無所不通與快宗相上下

甚相得也時怏宗年十三歲也凡一宿僧起去於宿
處落一紙有詩曰距海丹峯路八千飛飛應向彩雲
邊小僧亦是人間物將見襄陽下馬年其辭未知何
語也或言其兒之前程歟未可知也怏宗今十六歲
云

愼敦行山陰縣吏子也幼就學於山陰愼侍直文才夙
成學行又高年旣壯見士夫必拜於廳下士夫爲之
敬待甞擧初試上京赴會試將錄名同事人書幼學
臣愼敦行敦行見之急改之曰貢生臣人或詰其固
執敦行曰幼學士夫所稱也我鄕民也安可不正其

名以欺吾　君子其言行皆類此

西湖金娘夙慧能文家貧漏丐於村舍年二十三猶未嫁嘗於一室與其母寢丁亥春強暴來侵娘所指染血書鼠牙穿屋蛾命撲燈八字投水而死經三日浮顏色如生

丙戌七月日本渡海舡淹沒百餘人死之惟一梢工見舡磔然將解急入艙底負造果橫纏於肩而已舟析遂乘一板而浮詳見舟覆始末譯官玄某與其孫一僕一又有同行數人同乘一板玄某之孫忽墮水死年十七也玄某大呼一聲仍氣絕其僕被髮發喪擗

踊大哭繫玄某尸於板上恐其沉也同載人以其板窄難容割其繫推尸于海僕力弱不能挽梢工板風引急過不見其畢竟之如何梢工連飡造果凡幾日還泊東萊噫玄氏之僕忠而知禮也梢工亦有智也

朴鵬達吏曹書吏之子也早孤有志於學嘗假病藥之說以自箴曰賤疾心狹而多窒氣躁而不固陽溢而亢貌峭而乖智昏而有蔽神滯而露拙或銳進而鮮根持或溺玩而喪本實重以行僻■而趍險自眩於神奇自稍長微有其祟不至甚矣自勝冠以後諸症漸增動靜語嘿之間種種發作已成痼疾及今不治

將不可復為伏顊良師特發奥訣調温凉之劑適平峻之性君臣佐使補瀉惟宜快去病根以成完人千萬幸甚自命藥曰矯氣反性丸弘毅恭和通鍊敦樸平易各五兩右五材采于無極之中和以浩然之氣方寸器鍊養大膽一部江漢水陶濯去滓糊丸鱸拳大秋陽曝乾清明湯嚥下不拘時吾家心溪嘗遇於宮村金直齋家

山房隨筆載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雖欽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来聽佩鸞之舞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

邉多麗人一觴一咏會稽山陰脩禊事又云良辰美
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羣賢畢
至此是縛虎手段不可多得我國沈齋賢乞酒啓有
曰月白風淸良夜何天朗氣淸是日也亦用此法甚
妙
萇弘死於蜀三年血化爲碧意血氷化碧者碧即寶也
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可登祀而致顔
師古注金形如馬碧形如鷄云蓋碧蜀産也偶得碧
而爲血所化歟
宋岳珂著桯史嘗未知桯字之義按說文桯牀前几也

時韞王之字也

松下落田字

南遜安王癸未以製述官入日本牛窓井潛持百韻律求和時適夜矣時韞二更始草手不停筆篇訖鷄未鳴矣潛驚其神速使行未及江戶詩已先到矣江戶松田老人年八十餘自言四與於儐僧閒中青泉安否時韞臨席和其詩曰四閱天西博望浮雲光獨立海中州白揭已宿青泉墓霜鬢重迎本願樓松田為之垂涕時韞又和曰四十六年前座客盡將花筆記仙樓松凄然而止林信言世掌文職駭而自用使行遅速係於回荅書而書出於其手一行深以為慮適信言書記久保恭亨者以文事見時韞和其詩曰林

癸下落時字

君獨掌裨諶命早向公門彩筆橫泰亨書牘尾以示曰謹以誠意歸傳於大學頭未幾回答書來使行迷發韞有力焉文章之動人如此而時韞之才誠不可及也成士執與南同入日本目見其事爲余言之如此時韞南字也青泉申維翰號也

西北隅石墻余溲處也墻有香鼠穴香氣外漏每溲時掘鼠爲腊之心必生旋思殺物爲戒日日如是而未快去也勉之不已今才斷却殺心寂然不起此不屑之機心於大處能勉否乎噫

闇菴講學寒泉每淸朝諸生冠帶齊會於庭槐下行相

揖禮向堂甫竢先生謁祠而出坐於堂諸生始上堂

先生乃高聲誦義理之心傾刻不存人道息凡三遍

諸生肅然恭聽始次第講小學詩經記又各以日課

或庸學論孟或濂洛諸書講學迺罷又各脩其日講

說以進則先生手自塗抹鬆頓以賜日日如是

柳下洪世恭嘗與陸庯龍爲友每謂庯龍曰汝名呼之

甚不吉急改之也庯龍後竟伏誅柳下老來手自删

定其詩枕中貯白銀七十兩嘗誇視諸門生曰此後

日刊吾集資也汝輩識之噫文人好名自古而然也

今人人雖爛誦其詩柳下耳朶已朽安能聽之旣歸

之後雖繍裝玉刻不可喜也雖火燔水壞不可怒也
寂然無知又何論其喜怒哉何不生前把銀作七十
塊沽猪肉白酒爲七十日喜歡緣以涜其一生枯腸
也然梅月堂作詩輒投水近日李彥瑱生前焚半藁
死後殉葬半藁與此翁雖異其不畏泯滅與圖不朽
亦可任他所好而已何必譽瑜而毁玦哉
栗谷生於江陵烏竹軒擊蒙要訣手草尚在三淵詩曰
几閣猶留要訣草試看心畫摠精神
余有辯急之性每務寬裕然見不是處不覺悄露旋又
悔愧急觸事端萌兆時猛以寬厚含包等字念念鎮

心須刻則部無事受用甚廣然預防極難余晝夜猛省者也

凡痰病活呑細川魚一次三二十箇日二三度五六日積痰皆解云

伋字說文無它義只曰人名孔伋字子思無乃伋字有思之義耶孔子弟子燕伋亦字思則伋有思義丁寧也秦火以後字義湮滅蓋不勝矣

古人名字皆有意義以孔門諸弟言之說文淵字回水盤旋貌則顏子名字蓋取此蒧同點小黑也黑則欲其白也故曾蒧奚容蒧俱字晳狄黑亦字晳噲喉也

顔噲字子聲樂欬字亦子聲哆張口貌張不可以不歛故漆雕哆字子歛坤卦曰括囊無咎括有包容之義故南宮括字子容路可以由故季路名由顏無繇字路里可以處故后處字子里此其大槩也其餘滅明之子羽高柴之子羔之類義不可通者多在焚書中故也

近世戊朱民於山缺處得石匣中有鐵椎刻曰漢元梵回今在龍山趙某家雖剝落甚精巧人或以為漢人姓名然漢時本無梵字縱有之漢物安得匣埋於戊朱耶意者望氣人厭勝之類且符呪有元梵會莫等

文此亦無乃其流耶或是道読無學輩之所爲耶天地間不可知之事甚多

敬男袁於至親近處故禮尤別於閨門生民之大防也今俗於夫婦甚無禮節一醮之後渾無拜揖至叔嫂相拜妻則在嫂列而偃然不拜是豈禮也中國亦有此風沈龍江文雅鄉約曰鄉俗于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略甚至有經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至合巹於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

近日覺日課讀書有四益廣博精微通達古昔資輔志

才不與焉一暑略飢時讀聲倍朗潤味其理趣不覺其飢也二稍寒時讀氣隨聲而流轉體内適暢足以忘寒三憂慮惱心時讀眼與字投心與理湊千思萬念有時消除四病咳時讀氣通不觸漱聲頓已也如其不暖不寒不飢不飽心地和悅體幹康安加之以燈紅窓白書帙精嚴几席明潔則可不勝其讀矣況兼之以志高才達年少氣健之子不讀復何爲哉凡吾同志勉之勉之

日授童子書早起飲啖而讀則口鈍不成讀不以則倍利快屢識屢然意食氣壅滯清明之氣而然也

磁石之與鐵相感捷於影響余嘗持磁石搖之於子午
盤工數尺則盤中鐵隨而旋甚異其覆以琉璃無罅
隙可通氣而如此試握在拳中而搖之亦然又深藏
石於木櫝中試之亦然又以石硯隔盤以匱試之亦
感應甚速數客在座莫究其理異哉此不過一誠字
史記酷吏傳杜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古相因不減
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
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
此數十始下人字數千不下里字好文法也
聖人經書已經孔子手定後人不可任自增削只檢校

篇卷裕㢧字義敬守而勿失不害爲聖門忠臣後世摸擬經書甚非宜也晋廣陵相孔衍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纂漢魏尚書二十六卷隋秘書監王邵録開皇仁壽時事尋其義例皆準尚書王仲淹續經意倣此而爲之朱子譏其据捨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切名事業之卑依倣六經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云者切中其病夫漢雖不及三代猶可言也彼魏隋纂奪何與於典謨誓命哉且仲淹有修飾之工雖不量力自爲刪述猶可說也彼孔衍王邵果何人哉然我嘗見世說評李卓吾又敢譏朱子之責仲淹

何哉晉著作郎樂資采戰國策及太史書擬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此書雖未知經亦摸倣而其傳也則亦何害哉雖立经而筆法乖舛則亦取西席之誚耳朱子綱目直擬经傳而甚正大羅景綸以為獜當再出非虛語也後世持論正直者連修綱目可也如我國李氏玄錫所撰 皇明綱目亦恐不恃耳自有中國之真儒起而秉筆抽名山秘藏采天下之稗官野錄名賢文集編摩是非綱擬經目依傳以成一家必有可觀生於偏邦書種

不繼只以明紀編年通紀記■事本末等數種編成正史恐多疎畧耳然其立書法凜然可敬陳于陛曰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行續之則為祖父者喜悅之不暇云余以為聖人之言為經代非三代人非孔子則皆非經也上天下地往古来今經自經而已不可續也無限病根從續經二字出春秋屬於史故若有賢人則代代從其法可也詩則采詩之法已亾世愈下體製判異且愽而難精不可摸倣若從朱子之言則可也朱子答鞏仲至書曰古今詩凡三變自

漢魏以上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之作自為一篇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篇以為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禮則代有典

章各自爲書亦不可摸三禮明主良臣可以斟酌易
則楊子太玄司馬潛虛各立名目州部卝刃似涉摸
擬耳
詩雖少技取意甚廣三百篇感發懲創尚矣至唐律出
而意思慘憺如束濕薪有古心者頗鬱鬱不樂楊仲
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
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
俗字俗語俗韻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噫此商鞅法
也詩人不可措手足矣人巧既極天機顚妄所活潑
哉忌四俗眞藥石然二十年勞精可憐其心應如掬

泥丸矣未知楊仲弘詩果何如哉似不及杜少陵嗚
呼少陵不如是跼蹐矣

余體羸弱凡百事爲或過分則汗流息喘親知及族黨
尊丈愛我或戒文思太銛利務作久遠質厚語或戒
劬書太勞務少撙節醫家勸多服補中益氣湯或勸
多讀養生書學導引吐納法尹聖文嘗曰子骨清文
清心清爲子憂之今見骨格比前日少勁覺暫釋矣
余每自笑三清非余本色下得三弱字似好矣成士
執嘗曰骨少肉多者無名有福肉少骨多者有名無
福子其戒之余每感諸公慮我甚勤時作叩齒閉眼

法多得利益又看書逢奥義難解背熱頭痒心地煩促則拋而不思夜讀不過三更無味則止安步而行不出三四十里食不至霍亂又守古人四不出避風如避箭之戒且不食河豚羹無名菌不涉敗橋春氷不臨危崖斷壑把筆不作危險悖惡語又每畏酒狂色鬼之甚惑也斯其大畧也然諸公何不以心地上事戒之乎余於古得二人以事之孫公談圃曰林英年七十氣貌不衰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石林燕語曰文潞公致仕年幾八十神宗問卿攝

生亦有道予對無它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

漢拏山新晴之日遥望江南界則申方天外有山如大脘松江府金山界而浙商所傳也山東界戌亥間且有島嶼而不可識也

磨兜堅三字見酉陽雜俎朱子論之宋濂嘗作銘蓋愼勿言之意也而如古金人三緘也余嘗書其下曰湛人聰根嗇吾慧竇揭于壁諸書皆作堅雜俎作鞬

靉靆今之眼鏡也南藥泉自少時着眼鏡至老反不用而眼不少昏蓋少者可用

一日與徐汝五言處謗之道汝五曰無根之謗無所傷

也土塑木偶有何知識然饒舌者必指摘其面曰目

如許口如許紛紛談說而木偶土塑無傷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一

己巳秋戚弟金
民城盛汝書之